# 昭代典則

# 昭代典則卷二十八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日校刊

世宗肅皇帝

庚子十九年春虜入榆林塞破清平堡入米脂殺掠人畜又入宣府塞破北路馬營諸堡○夏四月風霾

是年二月甘肅守臣上言河西一鎮逹賊盤據於西海番族住牧於南山回夷入貢往來交馳虜乘機出沒搶掠中通一徑勢甚孤危疏入報聞三月虜入榆林塞破清平堡入米脂殺掠人畜萬計焚芻粮數萬長驅而

出總兵周尚文馭兵青秋厭虜退以捷告虜又入宣府塞破北路馬營諸堡得我神鎗銃炮千計芻粟牛羊萬計掠一婦人往時虜多掠婦女近數年乃掠穀畜火器遇婦人輒殺不掠四月風霾旨下兵部議防邊方畧言官交章劾兵部尚書張瓚貪鄙誤國不聽

武定侯郭勛誣奏戶部尚書梁材削籍起故右都御史萬鏜勘處湖貴苗亂〇秋七月虜入宣府塞大掠至于蔚州

七月虜入宣府塞大掠至蔚州盡破其開㕔堡塞殺人盈野總兵白爵遇虜於水泉兒大敗副總兵雲昌遇虜於馬蓮堡又敗先是大同歸正人王九子言虜酋哈喇

嗔斜俺荅、几禄吉囊、青台吉、赤台吉、吉等十人、齊旗將馬
負十日食入塞、比報至虜已過順聖、開抵蔚州、尾留宣
府境內者幾兩月、撫臣守臣行賂、竟論功陞職、
是年罷武舉鄉試〇八月虜入大同塞、大殺掠人畜
八月、薊州撫臣言朶顏酋革蘭台結北虜、且并力侵邊
令撫臣詰革蘭台、虜入大同塞、窺大同兵東援宣府
遂乘虛寇大同西路、殺掠人畜數十萬、先是大同叛卒
逃出投虜走虜中、虜擇便捷草多與牛羊帳幙、令爲僧
道丐乞、入詗我邊、西至甘涼、東出山東、或入京師、凡地
理險易、兵馬強弱、撫鎮將領勇怯、利害盡走告虜酋吉
囊俺荅、二酋分道入塞大同、軍顧與虜約無掠我人畜

我亦不復攔若虜吾嗌指折箭去至秋竟趂大同抵鴈門度寧武入嵐靜交城掠殺人畜萬計大同軍有得虜掠我輜畜名買路錢大同巡撫史道總兵王陞幸無事若不開關亦不開大同軍亦驕悍不用命宣府總兵白爵調援亦不肯戰虜益無顧忌且欲攻鴈門山西撫臣陳講告急大同撫臣史道竟匿不以聞講疏言八月六日達賊由井坪至朔州城七日分三路由井子策青屹塔侵至陽方邊接連狗兒澗水口等處殺官軍掠人畜又由水口佛老觀灰泉梁溫等處深入省城西南十日與嵐交城平虜與汾州文水清源十數州縣封壤連接一望平原民皆村居曾無堡寨比之邊城萬萬不侔且

各賊未遭挫衂延住腹裏數日不出人心驚惶禍變莫
測彼報聲息尤為可駭我兵追逐不滿八千大同援兵
雖至大約一千五百臣遣人督戰觀望不前兵勢至此
後稍何支詢問虜中歸正人皆言賊多華人鄉導近年
大同叛軍向順無門助賊為惡所為率領生長中原習
知險易又覘我軍脆弱非其所敵故敢於橫肆漸窺中
土山西地連畿輔密邇京師又與河南諸省止隔一山
若徒循常襲故不早撲滅必成大患乞下廷臣集議更
新給旅兵部尚書張瓚等以為方今設處虜且退矣
命提督團營兵部尚書劉天和總制陝西軍務
劉天和率精兵九千駐花馬池虜數萬入安邊定邊塞

大掠固原撫按羽書沓至天和爲虜闌逾月奏不至既
遁告捷言斬虜首五百又言卒張奴兒殺吉囊之子虜
諸酋大哭遁去於是加天和太子太保叙一子錦衣正
千戶陞賞三千鎮文武吏士凡千餘人張奴兒陞世指揮
僉事內閣以下諂諛惟恐後言加少師翟鑾少保謂本兵
尙書方畧收全功張瓚加少保叙一子錦衣副千戶
冬十月內閣顧鼎臣卒○十二月虜入大同塞○提督兩
廣侍郎蔡經奏進安南莫登庸投降圖冊鮮小目許三省
等赴京
毛伯溫仇鸞既至兩廣會同兩廣撫按總兵等官會委
廣東按察僉事林希元往福建漳泉等處召募兵船分

委布政楊銓參政蕭晚等。總理分理錢糧。按察使歐陽席。查革姦弊。按察副使韓楷。督率押運。業行兩廣雲南三司守巡兵備副參等官。轉行安南長慶諒山府衛永安文淵等州各父老省諭莫登庸莫方瀛知悉。項者上表乞降。是否中心實情。有無別項詐偽。其稱願以土地人民悉聽天朝處分。俱要逐一發說。各吐由中實語。勿事紙上虛文。若支吾不實。執迷不悛。必大興問罪之師弘宣弔民之意。仍行長慶諒山等府衛永安文淵等州。有能擒斬莫登庸莫方瀛父子者。賞銀二萬兩。奏聞朝廷大加陞秩。有願以府州縣歸附者。亦即以其地與之隨處參政翁萬達等。申請提兵壓境。宣布朝廷威德。廣

使其心懾服束身待命等因乃分兵三哨憑祥一路爲中哨龍州羅峒一路爲左哨思明府思陵州一路爲右哨又分奇兵爲三哨歸順州一路爲一哨欽州一路爲山哨烏山等處爲海哨共漢達土目官兵一十二萬五千一百二十七員名總督參贊等大臣親詣南寧府調度兵粮相機行事於是莫登庸洶懼遂申爲投降乞恩宥罪事內稱登庸荒徼細民限於知識然每遥瞻北極光被南邦天清地寧海晏河潤登庸仰知中國有聖人久矣况天威振動之下而有陽春駘蕩之仁懼感交并曷可云喻登庸竊惟先國主黎氏末運迍邅相繼淪没至黎譓攝國未幾亦遘危疾臨終倉卒之時苟從夷俗

暫以國事付之於登庸登庸又付其子方瀛未及奏請柔涉擅專雖君門萬里難於上聞而罪實滔天豈容自昧募請十七年登庸父子謀遣阮文泰等齎表乞降并祈處分俱出誠心別無歳詐但積誠未至不能立動聖心夙夜憂危罪深畏處謹於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登庸子方瀛不幸淪歿而臣國人狃於舊習欲以方瀛子福海代領其衆登庸愚昧誤相授受義已不安今若再循所請負罪益重無以自解以此登庸與孫福海惟執共以俟朝命頃者入將問 上勅兵壓境尤府猶困豕何足以當惟是國人亦危朝夕於鎮門撤問備奉天言慈渥無涯拊膺流涕切念登庸有罪黥首無辜聖慈

不忍以登庸之故而駢戮羣黎登庸何幸以羣黎之故
而猥存殘喘已於國內北望嵩呼幸同小目阮如桂等
於嘉靖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恭候南關組繫出境詣
幕廷而稽首稱臣款以投降登庸本欲躬自赴京瞻天
請罪緣已衰老不堪匍匐長孫福海方在喪次不可遠
離登庸謹遣親姪莫文明并先國主舊臣許三省阮簡
清阮廷祚等詣關待罪亦以見登庸父子往年降表委
係畏威懷德不敢有偽詐之心伏望矜宥俾獲自新其
土地人民皆天朝所有惟乞俯順夷情從宜區處使登
庸得以內屬永世稱藩及比照列藩事例歲領大明一
統曆書刊布國中共奉正朔則莫大之幸也雖登庸先

國丁氏陳氏黎氏遞相沿襲稱號紀元登庸悔悟之餘因知其不可以再蹈戒國人一切革除聽候新令豈敢仍蹈往謬自速天誅比者登庸聞廣東欽州知州林希元奏稱如昔貼浪二都澌凛金勒古森丫葛四峒係欽州故地果如所稱唯命是聽其本國先年缺貢應合類補及以後年分續貢方物登庸不敢遲以爲言者以方在纍中求免一死尚恐不得耳又登庸與國人欲照先朝故事備辦代身金銀人獻上亦慮陷實惟以投降聽處實情具奏若天朝原賜本國王印信登庸止宜謹守不敢擅用伏望垂察登庸不勝戰慄之至爲此理合備申伏乞轉達等因該監督中哨廣西參政翁萬達具呈

鎮前隨會差指揮劉盛等齎執令旗令牌前去催其來降。翁鄭達等預於鎮南關近地張開幕府高築將臺。候軍前進止至期莫登庸素衣繫組躬率小目耆士人等亦各以尺帛束頭俟于南關乃於臺上恭設龍亭覆以黃幄中立令旗令牌前置香案兩廣三司副參監統衙門并齎執旗牌官分班列侍傳令開關登庸暨其姪莫文明并小目耆士人等由關道左出脫屐跣足面北而跪委官指揮使王良輔等稟准傳遣生員謝天縱爲解其組及接受降本登庸乃俯伏五拜三叩頭畢伊姪并小目耆士人等亦各以次降服如儀合國夷民引領於彼國關口。若崩角稽首者又不知其幾萬人也少頃登

庸仍率其姪并小目者士及安國夷民恭向東岡俯伏再拜當蒙宣諭朝廷恩威及軍門號令姑容戴罪圖待爲轉奏賜以不死登庸俯伏再拜稱謝回營乃傳令閉關收兵回營其伊姪莫文明并小目從人許三省阮簡清阮廷祚等二十八人莫文明代齎登庸降本一通小目阮如桂等另具降本一通俱押送欽差軍門投遞外臣等竊惟自古南夷創亂類皆桀驁狙詐恃險阻勢強則鴟張以梗化力屈則鼠竄以全身中間亦有稍識利害通款求附止於遣使奉表致其方物如尉佗黎桓者以漢文帝宋太宗之盛雖名爲向服未有褫衣自縛懇求哀切如莫登庸今日者昔苗民逆命舜命徂

征及其來格則從而分北之分北云者謂分別種類明立界限使之有所約束以遂其生蓋不如是勢必復致爭亂而吾所以涵育化生之仁亦有所壅閼而不能全此帝王之待夷狄所以爲義之至而仁之盡也伏惟皇上德侔堯舜功光祖宗神武之威藏於不殺並北之化溥於無私是以先聲丕振而黠虜震懾一矢不遺而交邦底定蓋已收有苗來格之功寧可無虞廷分北之化所據奠安府并小目者士人等乞要內附稱藩歲領大統曆日補足節年貢物等項臣等查得安南自漢晉以後雖稱內附然炎徼之俗瘴毒之氣終不宜於中國大率數歲一亂亂必連結黨類攻陷殺戮又必數歲而平

定昔張輔以十餘年勞費僅得數處郡縣叛者相繼卒歸於夷此其明驗也參酌前世利害莫若外而以夷治夷庶爲穩便加以莫登庸有罪投降未宜輕授爵土伊孫莫福海見今待命儻蒙矜宥或可別與都護總管等項名色以漢唐故事每年行廣西布政司頒給大統曆日令赴鎮南關祗領先年所缺貢儀查照補足以後年分照常舉行其欽州澌凛古森丫葛金勒四峝行令原爲安附事情添註參政副使等官查照原額編入欽州版籍仍量優恤三年以後一體科差其先後差來夷使事畢放回此正所謂以夷治之者也但恐議者尚以黎氏爲姦臣等竊伏思惟黎利倡亂阻兵陷沒郡縣殺敗

官軍大將如柳昇大臣如陳洽皆死於利之手其餘官吏戍卒不能自拔者悉遣還國等至今言之尚爲痛心我宣祖特以生靈之故不欲窮兵而姑與之耳今莫登庸之罪既與黎利之犯邊者不同而一聞天兵遂匍匐請死亦與黎利之屢抗王師者有間黎利既篡竊我則登庸似宜末減至若黎寧雖自稱爲黎利子孫然臣節據諸司查勘蹤迹委的難明鄭惟僚一向潛住該國上下四石林州嵩柴附近廣西土官地方黎寧面貌未不相識故或稱黎寧或稱黎憲或稱光照或稱元和或又以爲阮淦之子或又以爲鄭氏詐稱近據雲南布政司開報會審夷人鄭恒口詞稱漆馬江峒雖有黎寧而

來歷宗派不可得詳所陳事情年貌又與鄭惟僚原報互異俱難憑據臣等以爲今日之所處分係我天朝字邊境馭遠夷之大策其操縱予奪不宜以遠裔之子孫而爲前朝但黎氏自修貢以來已蒙列聖寬宥若其遺裔尚存似宜體恤合行雲南撫鎮等官查勘果有可據聽令仍於漆馬江居住見在所有地方俱屬管束或量與職事徑屬雲南若非黎氏子孫置而勿論其鄭惟僚即與廣東所屬隨宜安插量給田宅不至失所如此處分庶爲曲盡乞敕該部覆議上請取自聖裁○又題爲祗歎安南投降國本事臣等竊惟安南自五代以來不入中國版圖負其瘴癘險遠或服或叛中國常以不治

治之及至不得已興兵遠討雖至事勢窮蹙尚乃負頑弗率未有一聞王師之至即委命聽令曰待乞哀如今日之早順者也非我皇上至誠神武以不殺為威以萬全取勝何以至此昔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宣王平淮夷近在要服之內當時文士猶作為殷武江漢等詩播之金石奏之宗廟後殷宗周宣之美炳然照乎后世矧皇上駿烈邁跡殷周可無形容以示今傳后臣等待罪行間歌頌非職所及謹將出師受降次第布為八篇曰天威丕振曰文夷組繫曰釋縛乞降曰稽首祈恩曰夷使輸誠曰夷酋咸服曰耆士陳詞曰夷民感德臣等非有尺寸之功所以彰明我皇上至誠神武巍巍

羣生化及蠻貊捷於影響雖大舜干羽七旬苗格之處方之亦不是過寔為我國朝千萬世無疆之休。伏惟聖懷之服少賜披覽○又題為遵奉明旨以議處安南事臣會同總督軍務咸寧侯仇鸞參贊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議照安南夷國莫方瀛先次具本乞降已該臣等查議會題并將差來小目阮文泰等案行南寧府收發嚴密衙門居住聽候處分今莫文明等復齎降本赴京阮文泰等事同一起相應併行起送及莫登庸及國人叛降情由該總督參贊大臣遵照勑諭事理會同臣先行尼馳奏聞外今差指揮王良輔等管押莫文明阮文泰等并齎莫登庸等原本赴京待命理合題知

辛丑二十年春三月賜進士沈坤等二百九十八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宗廟災

初夜火起仁廟災大發仁廟主燬俄而成祖主存又燬延燒太廟及昭穆群廟上奉列聖主於景神殿遣大臣入長陵獻陵告題成祖仁宗帝后主亦奉景神殿

夏六月改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爲都統使仍與世襲十三路地各置宣撫司聽都督使管轄莫文明阮文泰等賞各有差遣回毛伯溫加太子太保物取回京蔡經陞右都御史仇鸞賞銀及紵絲供職舊提督鈕宗○

秋八月虜入大同塞

八月吉囊先入大同塞壬戌提督代州三關副總兵丁

賊出師至寧武關東北十里石湖嶺遇虜力戰死虜遂入關時樊繼祖總督宣府大同軍務且給銀九十萬兩爲餉虜至不出縱其深入山西遊擊將軍周宇禦虜大原北侯城村力戰死虜遂至山西省城又越而南殺掠人畜以萬計裹纏出關未至塞上俺荅復入又越大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益甚

九月添設雁門寧武偏頭三邊總督

兵部會題先年賊犯山西或至陽曲潞或至黃土寨或至寧武關或至四鎮衛猶皆在省城之北故遼東壽陽平定遼西交城汾州遼南和順遼州等處特有省城晏然無事今則東幾至井陘西幾至谷泉南幾至潞安大

羊之跡殆遍山西雖山東河南畿內等處俱當振揺度勢番時誠可寒心合無吏部推知兵文職大臣一員前去山西專一提督鴈門寧武偏頭等三關贊理軍務兼理粮餉制可

復行武舉分別邊方腹裡名數

兵科給事中任瀛具奏復設武舉兵部覆議奉聖旨近年武舉委無實用合依擬開設務求真才實有將畧的分別邊方腹裡取人乃照會試南北卷例如每科五十名邊方取三十名腹裡取二十名

起翟鵬總督京城南回山東河南軍務

時北虜孔棘兵書張瓚恐統兵出禦乃於乞會推總督

文臣疏中。歷舉往年禦虜。皆遣都御史故事。下吏部文選郎中白詮時邊事急推總督文臣皆兵部會府部諸衙門議上。今乃移吏部。又必欲推都御史。誤負國恩邊事大壞。今猶爲此奸巧。渠獨不知虜隸本兵自出乎天順五年。孛來寇陝西。馬昂統兵。雍川之役王驥。嘉靖初河西之役。金獻民。皆本兵也。景泰時于少保自請行邊嶺南蠻反。用兵久無成功。議設兩廣總督。于少保亦自請行。此獨非故事耶。已而廷推首上。琦次毛伯溫劉天和三人。皆兵書。又次杷、翟鵬。內批用鵬

冬十一月。遣兵部侍郎張漢賑山西被虜郡縣。○陞山西提學副使胡松爲山西布政司叅議。三關備用

松奏爲陳愚忠申末議以保萬世治安事。條開微旨玩言都御史史道總兵官王陞隱納賂遺虜賊戒令勿殘已地。上負朝廷節鉞之恩下增夷虜驕橫之氣中失邊城士人之望雖寘諸極典不足以盡其辜。及修陵寢懷携二。慎選授廣問諜嚴備禦核屯戍等事該兵部覆題奉聖旨。胡松所陳多出忠懇故有是擢

壬寅二十一年春二月宣大總督樊繼祖大同總兵王陞白爵以行賂僅罷官巡撫陳講史道俱籍南向總督翟鵬召還京。○是月虜掠蘭州○三月復以翟鵬總督宣大偏保及山東河南軍務○夏五月翟鵬罷

樊繼祖以九十萬兩花銷餽遺時宰言官交章論劾堯

不之罪得歸田去翟鵬賞罰嚴明不肯以權貴通請賄
再出總督例辭時宰私宅時宰惡之數日不得命竊以
邊事急遂行至鎮以邊乏既乞兵糧時宰票旨罷鵬指
總制官專責大同宣府山西保定能大有所為劉杲劉
陷陝西巡撫時右清紀郎周鈇言虜必再至乞早為防禦
計論鈇降開州府知事
六月虜破雁門掠太原京師戒嚴
六月虜又大入塞時吉囊病死其子板不孩居套中小
王子不及兒台吉駐威寧海上俺答糾數酋經朔州破
雁門掠太原京師戒嚴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內閣夏言罷進翟鑾少傅謹身殿

大學士

時嵩以禮部尚書初見寵信欲入閣而夏言阻且擠之遂結怨造謗間於内久未發會言以貪去復用聖諭部下科道云夏言放肆縱恣天性已成不懷於忠謹敬畏言官係朝廷耳目專一聽受主使朕以香葉冠不安巾命用皮帛鞋以便跪起盤坐言即曰時人正臉月而視不可言它不爲國思報但只欺謗君上弄法辨文排擠忠直貪生媚寵道不聞一言皆疏論奏糾發今日神鬼亦怒諭播中外欽此於是科道各會疏劾貴溪十三道疏奏聖旨祖宗設科道官爲朝廷耳目這厮每全非人類但結合欺罔不思盡職業不過歸惡於上猥言出禍隨

君人不明耳喬佑等為甚并沈良才等吏部會同都察院從公盡誠考選分別去留來說六科既奉旨已有旨了欽此吏部考察疏云考得監察御史喬佑等四十員都給事中等官沈良才等三十二員官居言諫職任耳目既不能奮揚名節又未嘗曉知治體惟欲是己而非人輒敢徇同而忌異或經年累月論建但闕或屢薦達高煩瑣可厭方夏言輔導不職莫肯指實糾彈至聖諭切責甚嚴猶且互相覬望上負朝廷好問好察之誠下失臣子危言危行之義罪狀既已甚明罷黜亦不為過伏蒙皇上曲賜矜容特令臣等會同考選益見天恩慈厚王道平明寓仁恩於霆霓之餘霈威嚴於包荒之下

及看得科道建白本頭名各該掌印輪流具名至於平素
挾邪議時主議固不係列名之先後也臣等祗遵勑旨
參看素履從公考選分別等第應調降者調降外任應
留用者通加罰俸伏乞俯從臣等議擬奉旨是喬佑等
這廝們職任言官寄以耳目專一黨附權力欺蔽朝廷
更言輔導無狀不敢指實科彈及奉有明旨仍復覬望
顧忌好生姦詐誤國本都當重治姑依擬分別等第發
落喬佑等三箇升高將都降一級調邊方外任何允鬼
等九員各對品調外任王珩等三十六員姑且留用各
罰俸半年賈大亨等二十四員既選未久姑從輕罰俸
兩箇月欽此

召翟鵬為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提督宣大偏保山東
河南軍務○虜駐大營於平遥介休間四掠人畜自六月
丁酉至于七月庚午始去
上出賞格擒斬俺荅賞銀千兩陞不次他酋三百兩陞
三級時俺荅青台吉叭蠟哈哈剌漢及叛人高懷智李
天章各擁萬衆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上黨平陽
下邑時鵬未至我師運營莫相犄觀望不肯戰縱賊益
深入殺掠人畜萬計賊大營駐平遥介休間散入險山
中役掠人畜諸將竟不肯乗險邀擊虜掠我牛羊衣襍
男女逝遁就大營結陣且歸偏帥張世忠等自侯城村
起營盟約諸將嚮虜力戰諸將閉營不相援賊見世忠

軍壯戰又力呼集精騎三千餘合圍世忠世忠憤曰諸將悍不念血盟耶世忠被射傷裹創下馬四百步戰賊亦發舍胄矢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逭耶復上馬往來格短兵血戰自巳至酉賊見我兵死傷衆無援久戰力竭遂蹴我營世忠頭中二矢墜馬死張宣張臣等痛世忠死猶率旅軍曾五等力戰宣臣並死又分掠定襄五臺又自代州出繁峙靈丘廣昌掠殺人畜萬計從廣武站出以次行出大同左衛及陽和塞去凡月六月丁酉入塞至七月庚午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擄二十餘萬人牛馬羊豬畜二百萬衣襆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蹂

田不數十萬頃膺世忠右都督與銀十斤官庀各四十
兩仍祠祀之時羽書急議者京師羅崇興役有日給事
中劉養直力言不可遂止

萬盤條上勘處湖貴苗夷方略

湖貴之間有鎮筸山諸苗居之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
稍南屬筸子坪長官司隸湖廣山西屬銅仁府銅仁平
頭二長官司隸貴州西北隣四川酉陽苗雖分土隸兩
省中蟠結窟徙實相表裏嘉靖初苗雖時小寇竊未叛
也有筸子坪土官田興爵者往以罪繫辰州獄諸苗以
其地主也數斷路吏以計脫深匿苗寨主奉之與爵遂
嘗由多所求索洋苗妻女諸苗怨之燬其公署遂叛

日相愛引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平苗則土官弱不能
制而有司又不能撫恤銅平打皮苗不納稅糧者官以
通文書見戶見戶益多逃亡官府嚴督平頭土官遂掌
印逃諸苗恐懼然叛矣湖貴守臣討之不能定上其事
嘉靖庚子召萬鏜爲提督副都御史開府辰州令相機
撫勦鏜集諸路漢土兵討之久而不克有言鎮溪土指
揮田應期爲諸苗所信服足辦此事鏜用爲標下指揮
鎮溪本流官屬辰州衛有千百戶五員所印委衛指揮
掌之別有土官指揮二員千百戶十員乃土目以功授
者不列銜不食俸流事見流官指揮掌印者禮如屬官
田應期即土指揮少曾爲辰州府學生員巧黠多智術

能言煽諸田苗多信之往年永順保靖相仇殺皆應期
陰搆亂而兩利其賄苗之無忌應期實啓之數年恒挾
苗以市官府至是得巡捕益大肆姦利督府監司不悟
顧切任用之征則庇真寇誘殺居民冒功賞撫則挾求
重賞多反覆苗實未嘗受惠利故功延不成鏜乃具疏曰
此夷先是宣德七年用兵十二萬攻圍九箇月勦賊過
半正德七年用兵五萬攻圍四箇月勦少撫多今初擬
用兵六萬期以半年臣博訪各賊巢穴如蜡爾等山接
連三省當其絕險之處嘛窠之時一夫拒守百夫莫前
與其多兵以冒險而犯欲速之虞不若減兵以存根而
爲持久之効乃減兵三萬大抵以勦之威行撫之恩今

雖平定但地方大衆極敝苗夷易動難安目前雖已寧帖而後患所當預防遂上方略專意防守不事征進鎮又有書與中朝人士其略曰苗賊巢穴如蜡爾雷公等山峒接連湖貴四川周回千數百里猩猺所居人跡罕至其懸崖鳥道莫可躋攀狹洛羊腸不容並足且竹箐叢生彌望無際幽巖曲澗在在皆然鱗次櫛比殆無空隙人非側肩傴背莫能入也賊從內而視外則明每以伏弩得志我從外而視內則闇雖有長技莫施審據軍前漢土官員曾經兩廣滇蜀等處征進者皆云山崗之險峻各省亦有之至於竹箐之深阻則所未嘗見也其地利之難如此苗巢所居率皆險僻幽翳天晴之日亦

將午而後開朗未晡而已晦暝但遇稍陰即霏霧迷濛尋文莫辨計其陰雨十常六七蓋山嵐瘴癘氣候鬱烝之所致也其天時之難如此先年土官守法易以駕馭苗夷確魯易於牢籠自正德以來邊方多故土官征調皆顧倩此苗以爲前鋒用能克敵稱強及至近年土官攜僻各厚餌此苗以助攻殺因而啓釁生亂由是土人與苗互結姻親情多牽制且其技倆亦爲賊所窺破無復畏憚今用土兵不免前弊欲擯而不用彼以切近之地祟稔之情不但引誘窩藏在所必有甚或借兵齎糧豈能盡防况湖貴官軍皆不足用湖廣除永順保靖之外其餘土酋可調之兵能出千數者無幾至於貴州舍

酉陽平頭之兵愈少而愈難矣必欲別省調兵則又不諳地理成功難必而其沿途擾害尤不可言決難輕調其事勢之難如此苗夷常言朝廷有千萬軍馬我有千萬山峒又云諸葛亮有七縱七擒我苗有三緊三慢所謂緊者軍退則突出刼掠所謂慢者軍臨則散漫潛藏又云不怕官府軍多只怕官府粮多蓋以軍雖多而山箐深險力未易施粮若多而圍困久長勢將自斃然彼明知道路梗澁粮運甚難料不能多故爲此言其狡夷叵測之難如此歷觀史牒所云大率皆然故昔人云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於南夷者誠有以也前此兩省官司非不知地方之害亦無滅賊之心然而莫肯以剿賊爲

已任者，蓋亦畏其難耳，况遠得於傳聞者，恒失其實，旁觀於閒暇者，每易其言，不以為邀功生事，則以為勞師費財，人亦何若肖地方之利害，而招己身之艱危乎，貴習有年，稔亂斯極，其獨力任事之難如此，鍠遂一意撫處，復遣兩省諸監司，挾所隸土官，親詣賊巢招撫，犒以花紅牛酒，給魚鹽，又計口給粮食，苗魁能許堡給冠帶，時湖廣苗，以連年被勦，故聽撫，惟貴州苗，雖稍戢，然未懲創，内實驕横云

八月，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嚴嵩，進武英殿太學士，內閣辦事，仍掌部事

癸卯二十二年夏四月，嚴嵩解部事。○秋八月，虜入榆林

塞。又入井虜塞

甲辰二十三年春三月賜進士秦鳴雷等三百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詔調各鎮兵至大同防秋

是秋虜入大同塞總督尚書鵬禦之虜退時虜酋遣我叛人至京師入兵仗局竊佛郎機銃獲誅之兵部遂請散各鎮防秋兵

秋八月内閣翟鑾爲二子登第被論削籍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許讚爲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張璧爲東閣大學士並内閣辦事○冬十月虜破宣府塞入紫荆關逮總督翟鵬巡撫朱方下詔獄

以兵部掣防秋兵太早故虜遂深入鵬謫戍邊行至河

西務。借宿民家不納告之鈔關主事。主事捷民家留鵬宿民家告之東廠以聞遂復逮鵬度發錦衣衛獄、

乙巳二十四年春虜大入榆林塞總督尚書張珩延綏巡撫張子立論戍○楚世子英燿弑其父王顯榕遣司禮太監溫祥駙馬都尉鄔景和刑部侍郎喻茂堅錦衣衛指揮使袁天章即訊之

一楚王顯榕選配吳妃生子英燿嘉靖十七年冊封為世子。出居緝熙堂讀書。十九年英燿選配陳妃復令樊鐙通陶元兒等盜引宮人方三兒于緝熙堂宣淫陳世妃啓知吳妃轉啓楚王執方三兒鎖禁北園陶元兒杖殺樊鐙亦痛杖四十英燿懷恨又欒婦宋么兒常在楚府唱

獻英燿喜之令劉金密撥宋么兒于緝熙堂宣淫楚王聞知劉金引誘英燿爲非恨欲杖劾劉金憂懼遂惑英燿日後王位不穩英燿怒稱我先了他府中誰人敢說劉金來機贊好二十四年正月元宵節英燿啟請楚王飲酒英燿令謝六兒等執銅瓜田堯等執棗棍塗抹面目帶回回假鼻伏緝熙堂後楚王即座英燿舉手劉金督率謝六兒等擁出突用銅瓜棗棍弑王身逝王侍從人朱恩等從府智門城上用繩繫下急赴巡撫都御史王純告王遇害情由行按察司查究英燿遂將宋么兒稱爲新娘娘與之私住于明陽宮都御史王純會巡按御史伊敏生具奏上命溫祥等會同撫按官究問英燿

弑父情實題奉聖旨英燿悖天道主謀弑父罪惡彌
覆載不容既經差官勘實多官會議明白皆欲明正典
刑朕不敢赦本當凌遲處死但係宗枝姑從輕着告于
皇祖斬首以示仍焚棄身屍不與埋葬
秋七月新太廟成
宗廟災初議仍建九廟奉睿宗皇帝入祀上以孝宗睿
宗兄弟並行同祀一廟則不得全其尊分建二廟則廟
貌狹隘乃布詔天下謂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孝子之
至莫大乎尊親復同堂異室之制寢殿太祖正位居尊
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憲宗孝宗睿宗武宗左右以次而
列皆南向德懿僖仁四祖居祧寢南向

罷帝王廟元世祖祀

先是脩撰姚淶請罷元世祖祀禮官議不可至是給事中陳斐又言之乃罷元世祖及從祀木華黎等五人

冬十月內閣許賛乙致仕削籍張璧卒○十二月起夏言仍內閣辦事○壽寧侯張延齡决西市

張延齡先以指揮司總僧人宗賓人命曾議故殺擬斬監候張鶴齡降發南京錦衣衛有奸民劉東山等十餘徒黨結在京挾詐人財窺伺延齡兄弟皇親家富易爲生詞挾詐妄造內官趙稷向鶴齡傳說聖躬疾重不久當崩就將恭穆獻皇帝廟號幷四郊都拆鶴齡舉手加額夜則三更密咒皇上聖毋幷槩官不安等虛情揑奏

行三法司會問參看得劉東山等羣奸構黨擅捏扛詐
僞造咒詛虛言任意縱放以遂私揣書覓鎮假爲隨情
指摘以網利賣毀君父全無忌憚指斥乘輿人不忍聞
詐同堯代之共工奸如魯邦之正卯投諸豺虎猶有餘
辜及照犯人張延齡一門過盛恃寵驕恣濫受名色無
籍之徒分爲腹心爪牙之用假威張勢侵害良民欺騙
商賈資本上下通分圖謀小民財産主僕各占因而致
死人命弗可勝紀法官會明議擬斬罪伊兄鶴齡隱諱
南京奈何驕恣成性猶不善處致使劉東山等接踵處
奏而不知止者蓋延齡淹久未決可挾而利其所有也
周公誅管蔡載之於書漢文誅薄昭書之於史以明大

義斷親重死綱也劉東山等枷號死訖延齡監候至是
夏言復入內閣延齡遂死西市
丙午二十五年秋虜深入陝西殺掠人畜〇總督侍郎曾
銑請復河套
銑爲御史時討擒遼東叛軍有功陞大理寺丞尋陞僉
都御史巡撫山東時山西被虜數寇殘乃移銑山西山
西二年得無虜患又寇陝西時總督尚書張珩論戍以
銑代之〇河套古朔方我朝自正統後漸棄東勝於是
河套遂爲虜巢然亦時去時來先朝大臣屢有復套之
議成化八年遣吏部侍郎葉文莊公行視文莊以爲未
可輕議特繕障增戍謹備之便九年遂移延綏鎮城於

渝林此佘肅敏經略之功也王恭襄公又以肅敏爲失銑嗣後楊邃菴亦屢議及河套然亦才力不給不敢力主其事旋議旋罷近年吉囊俺荅二酋連歲殘破秦晉久駐套中嘉靖丙午侍郎曾銑爲陝西總督上言復河套事內批嘉獎然中外皆知兵弱財窘且無文武將吏恐挑強胡禍不可解然亦顧忌莫敢言者銑區畫兵食開中騷動人有怨言又請戶部銀多至四百萬兩人益不喜

倭寇浙東以朱紈爲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泉漳治兵捕賊

自罷市舶凡番貨至輒賒與奸商久之奸商欺負多者

萬金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久之貴官
家又欺負不肯償貪戾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遣人坐
索久之竟不肯償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為盜貴官家欲
其亟去輒以危言撼官府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
不出一兵備倭當如是耶及官府出兵輒齎粮漏師好
語喝番人利他日貨至且復賒我如是者久之番人大
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價不我償我何以復
倭王不掠爾金寶殺爾倭王必殺我盤據海洋不肯去
近年寵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苦
於徭賦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倭凶徒逸囚罷吏黠僧
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為倭奸細為之

鄉導人情怨恨不可堪忍弱者圖飽煖旦夕強者奮
欲洩其怒於是王忤瘋徐必欺毛醢瘋之徒皆我華人
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
憤斫殺即伏地叩頭乞餘生不聽而其妻子宗族田廬
金穀公然富厚莫敢誰何浙東大壞至是以朱紈爲浙
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泉漳治兵捕賊紈任怨任勞
嚴禁閩浙諸通番者時浙人通番皆自寧波定海出洋
閩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往往諸達官家爲之強
截良賈貨物累令入舟紈嘗言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
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於是福建
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鏜捕獲通番九十餘人都御史

統欲禁止令行遣旗牌督夬于演武場一時通番稍息而諸不便者大譁詆誣亂視聽遂敗統為巡視未幾言官論劾又遣言官即訊甘心煆煉必欲殺統統楨閩卒海道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皆論死繫按察司獄自是華夷羣盗嚾手肆起益無忌憚

戶部尚書王杲謫戍廣東鼇慶衛○逮山西巡撫孫繼魯督繫獄卒

丁未二十六年春三月賜進士李春芳等三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夏逮貴州巡撫王學益下詔獄

湖貴亂苗萬鏜議撫已有端緒遂召還京已而賊復出抄掠湖廣巡撫羡儀貴州巡撫王學益請合兵進勦楊

參將將赴湖過辰州爲賊所縛姜儀畏罪上言王學益
兵失期不至內批切責務期盪平四川巡按袁鳳鳴遂
劾王學益遂下詔獄以李義壯代學益用兵數月日費
千金官軍頓挫人畜殘破遂罷兵
降湖廣巡撫姜儀三級調廣東布政司參議
蓋勦既無功撫又失策也
冬十一月澄城山裂東西移四五里〇十二月京師大風
霾
戊申二十七年春正月逮陝西總督侍郎曾銑下詔獄奪
夏言輔弼官以尚書致仕
先是曾銑劾河西總兵咸寧侯仇鸞奸貪鸞遂下獄會

丞城山裂移有分崩離析之象又京師大風霾上敬天疑是以奏議問輔臣嚴嵩嵩遂言夏言左右曾銑爲此議者臣不得預亦不能止不敢言上遂大怒逮曾銑下錦衣衛獄奪夏言官以尚書致仕

虜入遼境大掠罷巡撫副都御史胡宗明以李珏代之

沿邊諸鎮惟遼東易治虜寡亦弱又糜我官貨交市且地饒魚米鹽馬近年撫臣於敵減賜物又計殺虜酋遂失虜心是年撫臣胡宗明因虜屢來侵掠撲殺虜百八十人虜大恨結衆深入遼西殺虜人畜萬計宗明及總兵戴濂皆罷聽勘起李珏代宗明

以兵部尚書王以旂總督陝西軍務劉儲秀爲兵部尚書

秀等削籍以趙廷瑞爲兵部尚書

丁未秋兵部尚書陳經被劾去王以旂代之至是以河套議出爲陜西總督以劉儲秀代之儲秀術例既辭上怒削籍去以趙廷瑞代之不半年兵部更四尚書時王杲簡諒廉平孫繼魯清脩苦節劉儲秀清貞恪慎相繼去位皆出内閣之意言官之口其貪墨奸佞依阿卑諂者卒安享榮祿即有論劾行賄得解而職任如故旋復陞轉以故今之大臣雖展布上爲内閣刼持下爲言官巧詆相率低頭下氣者以爲術謹千金雙璧絡繹道路即以雄才大畧著聲矣

三月曾銑死於西市逮夏言下錦衣衛獄

仇鸞恨銑發銑匿出塞喪師諸事以賄夏言得解及言河套不可復狀上益怒銑論死西市夏言行至丹陽仍逮入京論死繫錦衣獄仇鸞竟釋不問

秋七月八月京師地五震○九月陞提督兩廣兵部侍郎張岳為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是月虜大入塞至于居庸關○十月夏言死於西市

嚴嵩言虜寇深入以河套故報復也遂決言

己酉二十八年春二月以南京吏部尚書張治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國子祭酒李本為少詹事兼翰林學士並內閣辦事○秋虜入宣府大同

庚戌二十九年春三月賜進士唐汝楫等三百二十人及

第出身有差〇夏四月苗賊攻陷印江縣治降詔切責張岳

張岳至辰州集兩省官議皆謂林箐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卽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治掠去知縣徐文伯上降詔切責岳岳詢知撫無益又戍守亦非策乃力主討之除湖廣聽撫諸苗行令叅政王崇撫處如故外惟近貴數村寨黨比貴苗龍許保等猖獗岳乃大集漢土官兵以九月進兵總兵則沈希儀領兵則叅將石邦憲等監督則貴州副使趙之屛湖廣叅議張旻賢而銅仁防禦皆石邦憲先所規畫時邦憲以印江失事故被論劾制下當解任聽理

岳歷叙邦憲功次上疏留之。自九月進兵至十二月。屢破苗巢。岳乃疏報各哨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人。擒獲龍許保母女妻妾。官兵報稱龍許保已獲。第未逮至。餘賊逃匿林菁。凍餓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窖藏米穀。燒掘無遺。具以捷聞。時苗已衰敗。岳乃撤新調兵。而留石邦憲等捕首惡。

虜俺荅寇大同。總兵官張達出擊。副總兵林椿赴援。皆死之。起廢咸寧侯仇鸞爲總兵。加宮保。鎮守大同。

大同人趙小挨者。極狡黠。通虜虜。嘉靖己酉夏。以守臣差至京。覘我虛實。庚戌春。小挨去虜中。父之回。言虜強盛。請撫鎮用一妓。詐稱總兵女。送虜酋俺荅求和。撫鎮大

怒杖之四十。小挨遂走從虜敗軍數招之荅曰直至京城正陽門外始與爾等再相會是夏虜俺荅寇大同偵騎報虜不數十人總兵官張達出擊之虜乃大至達敗死副總兵林椿聞達被圍引兵赴援亦敗死虜旋引去事聞逮總督侍郎郭宗臯巡撫都御史陳燿至京廷杖之燿死杖下宗臯謫戍奪情召尚書翁萬達代宗臯總督未至先以兵部侍郎蘇佑攝其事以龍錫爲都御史代燿巡撫起廢咸寧侯仇鸞爲總兵官加宮保鎮守大同八月虜復擁衆至鸞私遣其黨時義以重賄結俺荅令別寇宣府薊州約無犯大同境虜遂東去知宣府有備乃寇薊鎮薊鎮無重關出外即虜境所恃朶顏三衛

為藩籬三衛舊得大寧地住牧又歲利入貢賄願爲我捍禦虜不能越三衛寇薊鎮近來三衛稍離心多結進北大虜故虜由其境入犯而三衛反陰爲嚮導云俺答旣陰使虜東乃佯奏探知俺荅糾河套吉囊子狼台吉及遼東達子入寇東行將犯獨石云

虜入古北口召諸邊將勤王命文武重臣分守都城即軍中拜仇鸞爲平虜大將軍賜印總督諸路勤王兵以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官軍截殺尋逮兵書丁汝夔侍郎楊守謙下詔獄論死虜得利復由古北口去

八月萬壽聖節前二日已巳虜自獨石邊外東行仰戈

至大小興州乙亥薊州巡撫王汝孝爲口外陳通事所詐報虜自大小興州往西北去且曰請寬主憂臣辱之慮坐收安内攘外之功是日虜遂至古北口外丙子王汝孝又報虜到古北口外被我軍射退及奪獲馬匹數多必不能入是日申時虜已入古北口二鼓報至京城戒嚴遂檄召諸邊將勤王丁丑黎明錦衣衛指揮使陸炳分布官校於皇城四門兵書丁汝夔發勇字四營兵分駐城外威字四營及三大營兵守城令九門各文武大臣一人監督以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貴總督之諸司官屬皆聽王邦瑞委用命僉都御史商大節提督五城御史專一巡視以防内變又命僉都御史王儀

率兵駐守通州。又宥繫獄故邊將徐仁、戴綸等，令立功自贖。是日未時，保定巡撫都御史楊守謙統付總兵朱楫、參將祝福兵駐東直門外，參將馮登兵駐安定門外，守備井田兵駐崇文門外。戊寅，大同總兵仇鸞統副總兵徐珏、遊擊張騰兵駐朝陽門外。自是宣府總兵趙國忠、副總兵孫勇、參將趙臣、孫時謙、袁正、遊擊賀䏻、姚冕，山西遊擊羅恭、柴縉、守備劉潭，遼東總兵李琦、參將楊應期諸兵皆相繼至郊畿。上賜仇鸞平虜大將軍印，賞銀千兩、蟒衣一襲，總督諸路勤王兵，分道禦虜。陞楊守謙兵部左侍郎，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裡，提督內外官軍截殺。時京城諸惡少凶徒，往往羣聚言內外文武大

臣家積金銀數百萬虜即近城我等放火搶諸大臣家謂大臣懼言城外有邊兵可恃宜移官軍入護皇城勿驚闕廷於是邦瑞請九門各添兵千人巡捕官軍分營東西長安街大節請九門城上各添兵千人丁尚書請於十王府慶壽寺各駐一營營三千人於是城外之兵掣入城者大半仇鸞驕縱軍無紀律往往入村落迺辮髮詐稱虜刼掠民財時鸞方被寵任凡擒獲大同兵殺掠者不敢輒置之法䟢闖上謂大同兵首先入援縱有犯出飢疲令付大將軍撫處而鸞殊不爲禁丁汝夔乃下令禁勿捕大同兵有捕至返捶捕者故大同兵益無忌民苦之甚於虜也是時虜在白河東岸殺掠人畜庚

辰至河上辛巳渡河西行結陣東郊散遣三五騎或十
餘騎旁都城殺掠焚廬舍日夜火光不絕直至東直門
外馬房執內臣八人去俺答縱歸上番書言求貢及朶
顏引路事城外居民被傷千萬成羣奔京城城門閉不
肯開萬口號慟聲徹西苑上令開門聽民出入是日虜
掠我婦女酣飲大教場宣府趙總兵等兵在小榆河與
賊前哨對壘及諸將互相觀望鸞亦不督諸路進兵仍
遣時義時與虜通許以開馬市冀虜掠滿載去汝夔
周章恐喪師亦令諸將勿輕與虜戰於是諸將延捱不
戰者皆諉言汝夔有禁民間傳聞皆歸罪汝夔怨謗大
作悉營過衛陌事稍稍聞禁中時仇鸞遷延移營東行

雖去城遠實不見虜守謙防禦京城營城外東北隅恐
衆寡不敵故按兵不戰上謂營遠出禦虜而守謙怯
不出師故及汝夔皆屢詰責有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言
宜報閫尚文功請釋沈東申理尚文之罪且求爲御史
佐軍務上壯之加左諭德兼監察御史予銀五萬兩令
宣慰諸營將士詔商大節募兵有仗勇異等士倍其餉
令大節自領之并領舊隸兵部巡卒別爲一軍連日城
上列守禦兵始畧備壬午零賊公然往來京城後六門
外殺掠人畜癸未虜至蘆華城西北益出輕騎近京及
西山口殺掠甚慘上震怒御奉天殿宣諭羣臣甲申逮
兵書丁汝夔侍郎楊守謙下詔獄命王邦瑞攝兵部事

以都御史艾希淳代領守謙兵是日虜往西北郊乙酉並兵侍謝蘭職方郎中王尚學戶部尚書李士翺戶部十三司郎中周曾等職與工部尚書胡松俱戴罪冠帶管事候事寧處治是日虜至白羊口丙戌上怒甚急欲殺丁楊索法司奏當急法司持未肯上上益怒夜逮刑侍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少卿沈良才等廷杖五十降俸五等法司遂上擬丁楊死律又以畏懦不戰逮通州都御史王儀下獄削籍以守禦不固逮薊鎮都御史王汝孝汝孝續斬獲虜級得以後功末減謫戍廣東丁亥丁尚書楊侍郎死於西市妻子流二千里安置是日虜半從横嶺口出懷來張家口半自白羊口復回東行

至昌平北，猝與仇鸞軍遇，鸞不意虜至，倉卒未陣，虜騎蹂入，我兵不能禦，死傷千餘人，鸞僅幾爲虜獲，以裨將戴綸、徐仁救免。趙總兵夜遣徒卒八十人，往天壽山四面放銃，賊疑我有伏，不敢入紅門。己丑，虜循潮河川，仍出古北口去，諸將不敢逼，但徐尾其後。趙貞吉復命，部謂所賫去銀，未區畫稱迂，又前論周尚文、沈束事不當，以欺誑畏縮，下獄廷杖，貶嶺南兵。侍蘭降南太僕卿，職方尚學謫戍，戶尚士翀閑住，周曾等調外任，胡松奪俸。勘奏者，言虜殺我男婦六萬，擄去四萬，掠稞數百萬，焚廬舍萬區。當是時，城外京邊軍竟不與虜一戰云。九月，命戶部侍郎駱顒往撫被虜諸郡縣，掩骼埋胔，招集傷創

賊之警及諸將各罷兵歸鎮鸞自劾追虜無功詔獎諭加太保焉

始置戎政府制印以仇鸞總理京營戎政○仇鸞請大舉北征遣使詣邊選兵以隸京營命戶部盡取南都十三布政司庫積貯聽用

虜衆既盡出邊詔王邦瑞大振京營戎務京營廢弛久衛卒多役於諸將及中貴之家或死亡者猶挾空籍給糧充行伍者又皆老弱不任兵初成國公朱希忠提督京營王邦瑞論罷之乃以仇鸞代希忠置戎政府始製印章命邦瑞協理為鸞副革去提督内臣鸞特寵過所言無不從益驕橫邦瑞先承制整飭戎務奏設兵部

主事二員給事中御史各一員議多忤嵩意主事申燧持法不爲鸞屈上言京營弊政語稍侵鸞鸞怒密疏譴燧杖之左遷而出鸞又言京營監給事中御史主事等官不便皆罷之改召翁萬達爲兵部尚書久不至以邦瑞代之以趙錦爲兵部侍郎協理戎政命商大節部所募兵經略京城內外鸞請召大同卒五百人於京師賜居第訓練京兵從之又遣官分道募民兵於畿輔河南山東山西每歲集京師團操鸞上言請大舉北征乃遣使諭諸邊鎭選兵以京營將練之聽候帥期於是諸邊鎭銳卒皆隸京營將而邊地有警諸邊將不得調遣之京營將駐各邊者又多所凌轢且不任邊鎭之責邊臣

屢以爲言不報冬十一月鸞復請廣集兵糧以明年大舉北征命戶部遣使盡括南都及十三布政司貯積廣東布政司爲巡按御史蕭世延取解銀六萬兩餘諸省皆搜括嚴切凡解部可二百萬餘兩云時鸞爲侍寵所上疏即內批行之不下部議王邦瑞上言祖宗舊制凡戎政無不下本兵議者又屢駁鸞議鸞爲擠之遂落職去鸞趣北征議急禮部尚書徐階極言事難成功且後禍不可收拾議乃稍寢

內閣張治致仕卒

辛亥三十年春二月苗酋龍許保吳黑苗率衆刼思州府執知府李允簡以去降張岳右都御史爲兵部右侍郎兼

右僉都御史戴罪任事

龍許保吳黑苗復糾合湖廣附貴境叛苗出刼思州府或謂四川酉陽宣撫冉玄實陰主之思州城中居民不數十家舊有瞿塘衛戍更卒戍守時聞苗寇平坂守稍怠知府李允簡方視衙苗寇百餘人佯稱瞿塘卒更戍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掠帑藏執允簡及經歷知事等官去石邦憲等聞報亟分遣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得逸歸由小徑各遁入林箐石邦憲等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十餘人岳乃檄永保二宣慰及酉陽宣撫冉玄會兵討湖苗叛逆者數寨其冉玄助刼思州岳以事狀未明不暴其罪第嚴督責之未幾各兵擒斬湖

苗渠魁數十人餘黨複以撫定。田應朝自得巡捕後日益恣橫有司寖不能制既搆永保譽文合酉陽兵攻平茶雷殺無辜者千人及官兵討苗多所沮撓岳至檄使來見不出顧設語應之岳廉知應朝難詰不習騎射無武勇其所恃從叔田勉驍悍為之牙距岳先以計執勉數其罪杖之斃於獄應朝乃竄匿苗寨累遣人自列岳許之令出立功贖罪久不出乃革其巡捕以事屬鎮溪所諸千戶應朝失巡捕勢益窮諸土官多仇嫉之其族人亦不直也乃托永順宣慰按見於軍門岳以時方用兵恐激他變乃杖而釋之令從征暨苗寇破仍以計擒杖殺之

仇鸞請虜貢。遂設馬市于宣大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

下獄謫官。

鸞上言請許虜入貢。命諸大臣會議鸞力主其說乃于

宣大開設馬市約虜貢馬一匹償以幣若干。兵部車

駕司員外楊繼盛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

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虜踐蹂我

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者一

矣往北伐之

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繕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

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者二矣以天朝堂堂而

下與犬羊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威其不可者三矣

天下豪傑日夜磨礪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虜今謂國厭兵無所用之隳豪傑効用之志其不可者四矣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衣媮食而自肆懈天下務武之志其不可者五矣往者邊臣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遂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虜之門其不可六矣伏戎之莽在在有之往者壓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懦而奉虜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矣虜昨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也彼去巳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虜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奉之

遇虜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番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即入寇又寇矣而駕誘他部我既無所攝問之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奇禮未可知也墮胡虜狡詐之計其不可者九矣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足十年之後虜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爲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者十矣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以覊縻之而內寬吾以脩武備夫虜至無饜也至無恥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絡兆釁也且吾果欲脩武備而何所藉於覊縻此一謬也曰吾乏馬吾且藉此以資吾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戰事矣得馬將馬用之且虜

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費以奉虜益大矣此三謬也曰虜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内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非惟公卿大夫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爲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内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慴虜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啚倖目前之安以見効外慴虜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寛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爲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

其責而安陛下宜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馬市者選將練兵犁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為陛下勒燕然之石懸俺荅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上壯之下嚴嵩等入臣議仇鸞跳憤曰豎子目不知虜宜其易之乃為密疏上意遂中變下繼盛錦衣獄就逮訊繼盛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典史先時蘇佑總督宣大主於戰史道開馬市於宣大主於和兵民莫知所從既得入貢虜乃以羸瘠馬多索值且大同市寇宣府宣府市寇大同甚至朝市暮掠幣未出境虜寇即至折所得羸馬皆掠去虜日駐大同城外訊之輒以貢市為言將士不敢拒大同三邊垣及諸營堡盡為毀壞士卒不復出

戍虜長驅至大同城下矣史道上言虜無馬若宜許令以牛羊入市價以粟豆科道交章論沮之虜又請於遼東開馬市時許宗魯巡撫遼東乃移書兵部反覆陳不可狀事得寢宣大邊防大潰人皆危之鸞亦慮恐禍及科道復有言其事者鸞乃密疏上馬市事罷之召史道還制下有復言開馬市者論死然宣大邊防廢竟不可復云

仇鸞徵兵部侍郎商大節兵來隸大節執奏鸞排之論死獄中

仇鸞漸跋扈索諸邊將賄賂以厭時時與虜私相結所遣時義與虜俺荅義子脫脫結爲兄弟朝上無不知鸞

亂政無敢言者鸞以防秋布遣諸將乃徵商大節所部兵自隸仍檄大節防禦京城四面大節以巳列九卿不當受鸞節制且耗奏巡捕兵舊不隸京營祖宗有深意不宜令鸞併之又劾鸞包藏禍心鸞即疏排之逮大節論死斃獄中自是諸司搖手無敢言者○時戶部取南京十三布政司庫銀凡二百餘萬佐鸞指以募兵防秋措置北征及廣買段羅紬絹等物務極精緻以奉虜市孫尚書應奎阿意順從縻費無餘鸞之奸逆無足責者孫以司計大臣其於經國之忠何如也

張岳遣參將石邦憲計擒苗酋龍許保奏聞誅之

時諸苗畧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岳檄石邦憲等懸

賞購之邦憲密遣人入寨暗令聽撫苗麻得盤吳老猫吳旦逞等窺龍許保至龍田寨親家誘至別寨飲酒醉而縛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械解至岳所聞誅之諸守臣任轍等遂欲罷兵岳力持不可謂吳黑苗未誅必爲他日患時黑苗無所踪跡詢知其以捕急故深自匿也岳乃緩其令所羈執親黨盡釋令去密督諸土官索之

壬子三十一年春三月以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徐階爲東閣大學士內閣辦事○倭賊破浙江黃巖掠定海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浙兼領福興泉漳四郡○仇鸞請防秋行邊奏以兵部侍郎主調遣戶部侍郎主粮餉工部

侍郎主器械。各簡其屬皆隸幕府。詔從之

鸞大作威福。科條煩密。法令僭擬。動以軍法爲言。一時人心洶洶。恐變出不測。

秋七月虜俺荅犯薊邊。仇鸞病不出師。命收其印綬別遣總兵陳時佩之行事。鸞死伏誅。

六月諜報虜復侵薊邊。鸞當出師。乃病疽發背。七月邊報急。鸞病劇。請與疾出師。免陛辭。從之。卒不能出。又無敢言易大將者。八月兵部尚書趙錦曰。事迫矣。乃上奏大將病。不能出禦虜。印在大將所。諸偏裨令不行。自請暫假大將印。率師出禦之。制下。本兵不可出。去。令收大將軍印綬上之。別遣將。將兵禦虜。於是錦卽夜至鸞第

收鸞印綬。別舉總兵陳時為大將佩印行。鸞聞收其印綬，大恚憤，疽劇遂死。時上已心知鸞奸逆未發，會鸞所親信時義侯榮姚江皆冒功授錦衣衛指揮等官，知鸞死事必敗，遂以是月十一日出奔居庸關，登華城諸處欲叛降虜，被關吏及邏者所獲。陸炳急以疏聞，下詔獄鞫之，炳乃盡發鸞前後通虜納賄諸亂政狀。上大怒，令諸司會鞫之，下制暴鸞罪惡，剖棺戮屍梟其首，妻子及時義侯榮姚江皆斬，籍其家沒貲入官，諸黨惡皆謫戍邊。虜聞鸞死，旋亦引去。

八月，張岳討斬苗酋吳黑苗，以竣事聞。○始設湖廣川貴總督，以岳為之。嵩素忌岳，久不叙功，卒于任。

癸丑三十二年春正月兵部武選員外郎楊繼盛上疏論劾內閣嚴嵩罪狀下錦衣獄

繼盛之調兵部也中夜起坐自詫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傍哄曰公休矣且歸耳繼盛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鸞而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互鸞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耳繼盛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齋具疏謀論列嵩甚任之十二日而疏成爲癸丑元日將上之會上方怒諸給事有所行遣繼盛已抵闕門矣遂出更十五日而齋三日乃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感爲問官鍛鍊必欲置臣於死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

至今幾矣夫以孤直罪臣天地隆恩不死逆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祗懼思所以捨身圖報蓋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爲急在内之賊惟嚴嵩爲最賊有内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内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絶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汚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罪嵩之姦佞又善爲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陛下之仁恕又墮嵩之感恩而歸於正故嵩猶得竊位至今爲嵩者乃日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

幸於得陛下之留而愈無忌憚衆惡俱備四端已絕幸
賴陛下誠敬格于皇天天心仁愛屢示災變以警去年
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而專政孰有過於
嵩者又冬日下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不在君而背
之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各處
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乃日
侍左右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
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上天示
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
罪爲陛下陳之我太祖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
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

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議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宰相自居挾天子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皆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嫁罪于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嵩一以票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陛下用一人嵩卽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于衆曰此人非

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即謂之曰我救之也及陛下罰一人嵩又號于衆曰此人得罪于我故報之嵩竊陛下之喜以市已之恩假陛下之怒以彰已之威所以群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不意陛下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此竊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名如此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于

彼而後已也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盖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題疏方上滿朝紛然已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疏陛下發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即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

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乃爲壟斷之計欲令孫冐功于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御史黃如桂爲巡按朋姦比黨譸張爲幻先將長孫嚴效忠冐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冐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効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効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効忠嚴鵠皆世蕃豢養乳臭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耶即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爲工部尚書陳圭托疾得掌後府黃如桂得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陛下爵賞之典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

故顯拔其私黨此倆既作倣効成風蔣應奎等令于冒功杖殺遣戍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暴科道則劾之在嵩倚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倚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胡虜窺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二千兩指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咯爾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蔭嵩父子于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嘗自嘆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誹

謗以泯初黨之跡以陛下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固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前胡虜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墮歸此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邊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爲寄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紿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紿國而以必紿汝夔也此

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留用夫應豐乃陛下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

下之事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歸於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為心惟日以賄嵩為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徧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為輔臣諂諛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殷勤者貪如盜蹠而亦荐用

奔兢踈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猾縱者以爲有才勵節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原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諛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聰明而若不知者陛下待臣子之心出于至誠賊嵩事陛下之奸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何察聖

意先用重賄結納于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
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錯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
之巧以悅陛下之心陛下悅嵩之能盡合而謂之才不
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
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
義子趙文華為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
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即為
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
嵩得以展轉摭飾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鷹犬其姦
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厰衛衙門緝訪之也
嵩則令世蕃將厰衛官籠絡追結姻親夫既與之親又

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其姦三也廠衛既巳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于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預給事御史之列考察之時又擇熟軟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論刺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即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既如此附嵩之効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忍于負陛下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陛下之耳目

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為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故嵩得早為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蔕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是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萬五千餘

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覬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顧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拾再生之身以報陛下況臣孤直成性忠義彌結舜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亟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為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以報陛下者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嵩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胡虜畏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

氣閑風而喪其膽矣内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
何有疏奏上恚公讟而相嵩方以他事得上意搆公復
下錦衣獄○嵩授意錦衣詰繼盛何自引二王繼盛對
曰非二王誰不畏嵩者且王家事豈不憂爲嵩垜耶獄
具杖一百送刑部繼盛創甚至夜半始蘇獄吏畏嵩屏
去藥食繼盛碎甆盌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命司
郎坐繼盛詐傳親王令旨絞司郎史朝賓曰疏内但云
二王亦知嵩惡耳原無親王令旨也今云詐傳令旨其
旨云何既非有其事而輒懸空坐以此罪人臣阿私而
侮三尺似不宜至此也遂降朝賓爲高郵判官侍郎王
學益助成其罪竟坐絞繫獄

是春倭賊乘風奔突溫台寧紹杭嘉蘇松楊淮十郡海壖並受其害○始釋柯喬盧鏜○倭賊彌滿海洋歷破昌國臨山霩衢乍浦青村南匯吳松江諸衛所焚刼定海餘姚海寧海鹽平湖大倉嘉定上海華亭等州縣

甲寅三十三年春倭賊犯江北殺掠海門如皋通州○工部侍郎趙文華請禱海神退賊遂遣文華如浙行禱

時公私勞費不貲皆歸文華橐橐

改王忬爲大同巡撫以徐州兵備李天寵爲浙江巡撫都御史○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提督浙江福建江南北軍務○趙文華還京誣下張經李天寵獄論死西市

文華以天寵轉巡撫張經爲提督於巳有力陰望厚報

而經龍以地方孔棘不遑私謝且經有王江涇之捷文
華忌之遂誣奏俱逮獄竟死西市
以浙江廵按胡宗憲爲廵撫都御史○以南京戶部侍郎
楊宜提督閩浙江南北軍務○復遣趙文華監督浙直諸
軍
文華假借監督之權威凌督撫三司府州縣官括官
庫及世家大戶金寶書畫數百萬計交通賞蔽以敗爲
功以功爲罪雖有沈庄梁庄之戰竟莫救荼毒之慘兩
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提編均徭加派稅糧截留
漕粟扣除京帑請給醝課追脇富民釋脫凶惡濫授官
職浪費無經其爲軍旅之用纔十之一征發漢土官兵

川湖貴廣山東西河南北靡不受害臨賊駐之不前賊退遣之不去散爲盜賊行者居者咸受其害於是外寇未寧而内憂益甚矣

冬十月朔楊繼盛死於西市

秋後論囚王司業材詣嚴嵩曰外間藉藉謂楊繼盛不免公不憂萬世耶嵩曰吾行當爲救之且卜之材曰卜之鬼乎人乎夫人則奚卜也嵩令其子世蕃謀之胡植鄢懋卿繼盛可留否植曰不可不可懋卿曰是養虎自遺患也決不可決不可嵩遂以繼盛與應處決囚上之竟以十月朔死於西市

乙卯三十四年胡宗憲遣羅龍文賄誘賊首王直葉宗滿

等來降

胡宗憲欲乘時邀功乃遣羅龍文以銀十萬買王直等投降許爲奏請優以官爵王直與龍文宗憲皆歙人相信直因以銀十萬兩托龍文餽嚴氏父子與得授以指揮職銜時浙中三司與巡按御史周斯盛議得王直等罪不容誅乃擬王直葉宗滿謀叛斬罪王汝賢越度緣邊關塞出境仍徇宗憲意稱宗滿汝賢歸順報効俱從末減定擬充軍直妻子免其爲奴止行流置宗滿妻子令其隨住會題命下兵部會同三法司詳議得王直葉宗滿背華勾夷謀叛之罪已不容誅王汝賢越關出境作逆之狀亦自難掩通應解獻闕廷顯戮市曹以彰國

典但其作孽貽禍原在海上似宜就彼典刑以快人心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將王直葉宗滿定罪即時處決梟示海上王汝賢一併處絞各犯妻妾及子俱押解來京給付功臣之家為奴初嚴氏父子受賄欲通將各犯作投降宥死且言聖意欲如此三法司等執稱王直等率衆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百萬明是謀反今作謀叛已非正律豈可又輕內閣嵩曰旨下再議三法司曰再議則用反律豈可又減叛律乎嵩曰原着兵部會法司法司只從兵部議可也皆曰兵部郎議末減法司亦不敢僉名嚴氏父子咈然不應竟票旨云王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着就彼處決梟示葉

宗滿王汝賢旣稱歸順報効饒死發邊衛充軍
江北巡撫李遂陞南京兵部侍郎起唐順之爲江北巡撫
僉都御史○逮浙直總兵俞大猷下錦衣獄尋發沿海立
功以盧鏜爲浙直總兵
浙直總督胡宗憲叅稱總兵俞大猷黎鵬舉失事有旨
逮送鎭撫司問送刑部轉送兵部詳議該兵部查報俞
大猷黎鵬舉獲功數多屢經督撫科道官保薦議將俞
大猷鵬舉轉發沿海軍門從宜委用殺賊候有戰功另
議題請如或不能自奮徑自叅奏從重擬罪奉聖旨是
○大猷自以老成持重性沉默不善滑刺嚴世蕃怒其
不阿已也授順之意指大猷爲奸臣復逮赴京時有文

武大臣以大猷忠勇爲國惜才講解弗獲乃助金千五百兩大猷復自假貸合爲三千兩以餽嚴世蕃遂得不死惟罷職革冠帶發大同立功。

論浙直功胡宗憲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敘其子錦衣千戶

丙辰三十五年春三月陞吏部左侍郎鄭曉爲南京吏部尚書尋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

戎政乃皇上改定罷團營仍復三營曰五軍曰神樞曰神機卽三大營也設總督京營戎政武臣一人協理京營戎政文臣一人給以戎政之印革內外文武提督官時總督武臣爲鎮遠侯顧寰協理文臣先爲侍郎謝九

儀今着回部管事以曉代之

山西陝西地大震官署民屋盡倒壓死者以數萬計○兵部尚書楊博丁父憂去○趙文華還京陞工部尚書○吏部尚書李默下錦衣獄論死

趙文華還京會兵部尚書楊博憂去文華欲得其缺默持不與惟陞工部文華遂指摘默考選策問中語以爲訕謗劾之嚴世蕃數侵淏事默拒不聽遂合誣論死繫錦衣獄尋斃於獄

加趙文華太子太保尋加少保敘其子錦衣千戶

以論李默加太子太保又以督浙直軍功加少保蔭子文華初投嚴嵩門下爲義子時號嚴世蕃爲第一子趙

文華爲第二子。至是幸得恩寵遂有藐嵩之意一日與亞內閣九卿飲酒於嚴嵩家。嵩以年老飲半入息。令世蕃狀陪文華與世蕃俱解衣冠露頂跣足戲侮九卿。文華復勸徐李二內閣酒曰我家老夫子不日奉朝請朝廷事在我們三人擔當矣徐李心哂之諸九卿無敢言者尋罷散

倭奴自福建福清海口入寇泉州衛指揮童乾震率兵禦戰死之

丁巳三十六年夏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午門災〇

六月勅四川巡撫副都御史黃光昇湖廣巡撫僉都御史李憲卿貴州巡撫副都御史高翀同三省巡按御史督採

朝殿樓門大木

先是工部坐派大木。如約一萬根。則四川湖廣各四千。貴州二千。如三萬。則四川湖廣各萬三千。貴州四千。茲歲趙文華爲工部。以肖族姪編脩趙祖鵬女嫁錦衣衛掌印都督陸炳爲繼室。炳湖廣承天人。方承寵眷。文華阿意。止坐一萬二千。四川加至一萬六千。貴州四千。是以四川苦於偏重。且大木徑五六尺長八九丈者。非數百年長養不成。即有成者。中多空虛。凡空虛起於內灌有天灌者。自上灌注而下。有地灌者。自下濕蒸而上。有人灌者。中有朽眼。濕從而入。氣蒸而上。濕注而下。故大木即遇有十餘株。而可採用者。亦只十之三四而已。且

腹裏府州縣界荒山叢莽更無寸木必至土官番夷地方乃間有得然夷性貪冒非重價不得砍伐夷民異頑非重賞不得運餽夷山峻阻非開山架棧不得轉移木生深壑非天車龍絞不可升提木巨途遠崎嶇屈曲每木一根非千夫不可拖行先年採辦大木俱召商領銀包採有司派夫往投勢家冒商領銀動數千計有司佐二首領貢夫輒數百計至十四五年乃得竣事而民力殫困雖休養十餘年未全生息是年四川不用佐貳首領不召木商只委州縣正官入山徑將價銀計木親交土官仍加獎賞令其約束夷民不許梗道截掠署印官照依都圖輪起夫役更番齎册詣山該州縣正官照册

點名一一實在每一名領米敖飯九名砍削拖拽賣放
虛捏之弊始絕布政司官處置錢糧分發各府府正官
將布政司銀策應各州縣木價夫糧及立法督察起夫
關防私弊守巡道入山巡視稽考實木實運撫諭夷民
獎戒勤惰督木副使督催各運水次督木郎中專管結
辦造冊定立程限發運赴京每運錢糧及領運委官布
政司呈請總督大木都御史及撫按官批下錢糧委官
俱發督木郎中聽其調度施行二年木遂告完通省各
州縣民雖不容無所勞動然不至如往年包商侵價委
官賣夫延十餘年不得息肩是以民亦不至財殫力弊
繼此若再採運其難益萬倍矣

命工部侍郎劉伯躍兼僉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木務○遣工部郎中方國珎管湖廣李佑管四川兼貴州各採運大木○添設湖廣按察司副使張正和管湖廣四川按察司副使盧孝達管四川兼貴州各採運大木○工部尚書趙文華削籍子錦衣千戶謫戍榆林○南京軍亂殺南京戶部侍郎黃懋觀

南京軍粮舊額一百二十八萬石歲支九十五萬餘石歷年餘存積有三年之儲南科給事中姜良翰遂謂粮積太多題請改折解北戶部亦未嘗為南京日後慮也因而覆題將三十年三十一年南粮盡數折銀解北京戶部自後每年以一半折銀解北一半運米解南竟致

南粮竭盡軍士告急。而南戶部又不爲之具奏取回第
日積計於月盡之大小。與軍妻之有無軍丁之老幼卒
之諸軍倡亂時南本兵聞變倉皇束手無策遂殺督根
侍郎黃懋觀而尚書蔡克廉姑以庫銀萬兩犒賞諸軍
乃散〇南京兵部等衙門題南京戶部扣減月糧五營
兵衆。一時並起攻圍督儲公署。將侍郎黃懋觀追逼越
墻墜跌昏死。拖入大中街懸屍橋坊備極慘傷又將本
官故妻破棺出屍所有家財刼掠蕩盡彼事起倉卒只
得委曲撫處緣各兵原無叛心祗十數兇徒乘見衆怨
誘脅至此當即解散各隨營伍操習如常。而首事姦人
自知罪重乃復招誘徒黨或聚謀於野肆或歃血於神

祠倡為洗帶之訛圖行走海之計以致人情危懼恟恟
動搖臣訪據坐營等官開報首惡周山等黍互無任乃
先期出給各軍安家小票隨於三月十六日部勒戒嚴
行各營把總分投捕獲周山等二十五名并未獲唐四
兒臣等會同內外守備給示各惡姓名即有脫漏俱不
查究大抵事干人衆寧有遺奸不敢濫及耳伏惟皇上
念祖宗根本之重擴天地好生之德早賜處分以釋疑
懼奉旨兵部看了來說又該南京內外守備太監何紱
等題節奉旨各營軍士平日受朝廷糧賞恩養輒敢不
畏法度本部當重處為首的著坐營管軍官查出治罪
其餘的姑念激變所致俱與赦免南京兵部仍出給榜

文曉諭。又該兵部議題奉旨這件事情還着三法司會
同科道等官再詳議來說該刑部會同太子少保左都
御史周延等大理少卿張雨等吏等科浙江等道官議
得犯人周山合比依凡奉制命出使而官吏謀殺已殺
者律皆斬秋後處決奉旨。廉遠本因堂官必無自遠之
理。士卒辱及大臣法斬死時君立新帝者必法外凌遲
黃懋觀心存欺謗計使人爲全屍而死失刑甚矣這所
獲亦未可盡知果皆爲首者再議來看該三法司再會
議題畧云臣等先次會議欲行南京三法司再加詳審
若果情真者論罪如律原非首惡者聽與辯理顧今營
伍軍士跂足天恩地方官司翹首宸斷若復文移往返

未免動經旬月何以昭示信令洞釋羣疑臣等合無查照南京兵部題名犯數內分別議處將原列名在前周山等論坐首惡監候處決滕彪等俱照情可矜事例調發邊衛充軍脫逃唐四兒仍懸賞購捕務在得獲其餘悉行宥免不許挾讐南京兵部仍出榜曉諭惟復別有定奪均乞聖裁奉旨是周山等監候處決滕彪等調邊衛充軍其餘照前旨悉宥

罷南京戶部尚書蔡克廉以劉采爲南京戶部尚書○虜圍大同右衛

戊午三十七年春三月陞協理戎政右都御史鄭曉爲刑部尚書○刑科給事中吳時來論劾兵部尚書許論削籍

命鄭曉暫管兵部事○逮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下詔
獄起楊博以兵部尚書總督宣大
給事中吳時來論劾楊順路楷奉旨錦衣衛拏送鎮撫
司打問楊順招稱屢次乞請兵粮蒙給銀三十餘萬兩
奏討銀二十四萬兩順係總督不與相干斬首級俱白
蓮教叛逆勾虜路楷不合聽從報功虜賊黄台吉妾桃
松寨來邊自投順不合不察機宜輒自准除送部黄台
吉等來邊詐說要將丘富易換桃松寨順不合聽信具
奏以致兵部仍令原解姚天祿等將桃松寨押回到居
庸關外白登地方桃松寨逃走出邊訖所據楊順等招
情相應差官查勘奉旨各犯送刑部從重擬罪恭看楊

頑謬叨總督之任全無保障之术墻內墻外盡爲虜之大穴官堡民堡無復我之藩籬迺年累月經畧無聞捨罪飾功眞僞莫辨欺君禍國聖明已燭其奸玩寇殃民神人共憤其惡路楷列官耳目聊務雷同行役遝陞全無感采論功前後異說議罪督撫殊科淸議難容官箴有玷但鎮撫司奏要差官查勘似亦相應奏查楊順路楷且都監着個差給事中一員會同巡按御史從實查勘來說該給事中鄭茂會同巡按欒尚約查勘具奏前來除首級不明錢糧費用夷婦脫逃各罪外其失事之實一則攻毀墩堡百三十餘座一則殺擄人民七千七百餘名口事干邊防法難輕貸該司仍擬斬罪似不爲

過但查得節年各邊失事總督巡撫等官被劾被逮者
如宣大總督翟鵬巡撫龍大有陜西總督張子立皆荷
聖明裁允比律發邊遠充軍今照楊順情罪與翟鵬
等相同及該本犯奏辯地方飢饉兵馬疲弱虜衆猖獗
墻垣傾圮已逾百年自任總督即有虜犯西衛之變亦
曾積有微勞所據情詞委有可矜况給事中鄭茂等會
勘具奏前來亦稱乞勅該部再議酌處合無將楊順查
照翟鵬等比律及矜疑事例送兵部定發邊遠充軍路
楷仍依原擬罷職爲民奉旨楊順着送兵部定衛發遣
路楷既勘無受贓情弊降襍職邊方用○又錦衣衛先
鉄經歷吏尚李默推陞沈鍊非嚴嵩意嵩方欲主使鷹

大劾鍊鍊知不免遂劾嵩貪縱疏上嵩子世蕃寄謀票旨拿問法司奏承嵩意問鍊大同充軍煉不勝冤抑每出怨言嵩門下牙爪曰王瑞者在大同巡撫楊順標下立功以鍊怨告嵩嵩遂使瑞密令楊順致鍊死地瑞白造妖書一冊伺鍊他出投其寓舍復謀楊順偵事者在於鍊家搜出妖書誣爲沈鍊所造竟擬斬繫獄嵩復令巡按御史路楷速殺之楷不候轉詳決單遂腰斬鍊瑞陞至都指揮嵩罷瑞以都司押兵失事逮至刑部問斬科臣追論楊順路楷俱坐抵死權奸爲害一至於此

夏四月倭寇陷福建福清縣遂寇惠安鴨山知縣林咸死之復陷南安縣犯泉州府城永寧衛城○給事中徐浦疏

請久任楊博爲宣大總督暫管兵部事[illegible]請大同少寧令楊博同部任事從之

時有南總督求入本兵厚賂嚴氏徐濟同意久任楊博以爲之地曉引節奏明旨總督不必推且着楊博去少寧同部覆奏得旨

五月陞兵部右侍郎江東爲左侍郎署掌印信鄭曉同刑部辦事〇刑科給事中吳時來刑部雲南司主事張翀四川司主事董傳策疏劾內閣嚴嵩並發煙瘴衛所充軍

時來劾嵩奸貪誤國奉旨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好生用刑追究來說同日翀傳策各疏論嵩大奸巨惡黷貨欺君奉旨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同時來究問來說該刑部

尚書鄭曉看得琉球請封嘗差將來捧勑前去畏懼海道艱險故意在京稽遲就將嚮臣參詐心懷怨望意在欺君情罪既明法應懲究張翀董傳策出位妄言沽名賣直朋比商確遽陳誣奏欺君罔上黨互行私據法原情罪當併論以為人臣避艱懷怨黨互妄言不忠不職之戒三人俱擬進呈實封挾私彈事不實罪如誣告流徒加誣三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比照問刑條例凡捏寫本狀扛幇奏告重事不實發邊衛充軍題奉旨各犯都發煙瘴衛所充軍但逃殺了初刑部三人都擬徒贖十三司官恐重聖怒更加廷杖曉曰吾貴欲為社稷全忠臣耳沽一時之直孰若完三諫之生以俟他日報天年

乎乃引前例充軍疏上五日而後得旨
己未三十八年自四月至于六月福建倭寇大掠泉州諸
郡○逮大同巡撫都御史王忬下獄論死
先是嚴嵩殺楊繼盛忬子世貞忿繼盛忠言死於權奸
以詩吊之刑部員外況叔祺遂以世貞詩告嵩嵩喜叔
祺改禮部陞提學副使因憾世貞未有以中之也又嚴
世蕃嘗索古畫於忬忬云值千金忬有臨幅絕類真者以
獻乃有精於辨畫者往來世貞家有所求爲世貞斥之
其人知忬所與世蕃畫非真幅也密以語世蕃會大同
有虜警御史阿意論劾世蕃遂告嵩票本王忬官久
怠全不昔若今次調度失宜致賊深入近京地方生靈

被擄還着錦衣衛差官校去拿了杻解來說鎮撫司打供送部擬流比照宣大總督翟鵬陝西總督張珩事例充軍嵩復票旨諸將皆斬例軍令指揮之誤出令的都不治是甚擬律再從重擬來看該尚書鄭曉再議得王忬所犯合比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爲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律斬奉旨處决詩畫貽禍一至於此

庚申三十九年自正月至于四月福建倭寇復犯晉江潯尾車橋等處遂陷崇武千戶所○原任左春坊左中允閑住郭希顔疏請建帝立儲下科道官會參三法司官按律論死

時裕王景王並處京師嚴氏父子密有窺異易次之意

外議紛紛。咸人聽聞。郭希顏先以中允謫兩浙鹽運副使。大計削籍里居十餘年。至是上疏為天恩未報虞君父骨肉之間。願獻微忠事。臣退伏畎畝。生未報恩。死何瞑目。今天下談士。皆稱南倭北虜。為中國憂。臣切以帝王欲安天下。有緩急若孔子所謂不在顓臾者。是已明內之尤急也。臣往歲恭讀聖諭。欲建帝立儲者道路相傳。以立儲賀。臣度曰立儲難。皇上誠欲立儲宮。則重臣莫可與計者。如猶未也。莫若安儲。臣願陳忠之日久矣。以為說從則兩存俱利。臣之大榮也。說不從則出位死罪。臣之大懼也。乃閒歲星變地震。繼又大殿災。皆天垂仁愛之象。謀意在廷或有出死力為皇上計此。迄無謂

讒書臣欲避延終不言毎念主恩感泣忽然忘生又臣嘗蹤跡臨國後有謗者必追咎及臣則是不言亦死為負國言之雖死為報國臣寧一言報主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者君相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也三者安儲之急務也何謂釋疑臣觀自古常無故之議者仁君不及全其臣嚴危疑之地者慈父不能庇其子今皇上至愛莫如二王至重莫如元輔其初固無嫌疑也蓋自言者倡為二王而陳嚴嵩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則何暇善後然尚可諉也猶差遠也二王疑而不自安則誰與承祧此大可慮也

尤最近也。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幹以益加忠謹使知
王初無他也不必疑於王諭二王以毋忘恭敬使知當
終無他也。不必疑於嵩夫然後王心無所惶惑而師保
是依大臣無所忌避而匡贊愈力臣故曰釋疑而君相
相信是爲至和之國而儲可得而安也何謂分封所謂
神龍離淵人易狎之美玉出櫝人易何之如此乎外防
也二王親則皇帝之子也貴則國本之寄也顧同處京
府智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設則讒隙所由成
昔三代之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寧宇以衛邦國而況
於親子乎是故幼而雕就膝下者所以篤恩也長而出
就藩封者所以彊本也今親藩遠離禁闥所仰窺天慈

爲王纔綫但館不宜久虛。山川若以預待王、誠能慕叔齊之風、高子臧之節、大臣畫計、聖明早斷、及時勅王就國、同其衛翼、殊其寵數、於制於情、似爲兩盡、臣故曰分封而兄弟相保、是爲至福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總攬、臣惟父子之愛、天性、皇上之子孫、何恒情、體子者、未有不身任其艱大、而欲子安於無事也、不觀之今時乎。四郊多壘。一日萬幾、天意人心莫、不屬大聖人萬萬年垂拱者。誠以南面事權、非賴皇上神謨獨運、太平未可反掌而致、若曰儲宮臣知天存所歸、堯舜不能以揖讓聖恩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即京府獨處、尤宜親就儒賢。涵養冲資、討論往古得失、相切磋於仁孝之道、而

一毫外物不得與聞況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聖父又非倦勤之年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臣願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以建議立亦無不可者臣故曰總攬而父子相體是為至治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內外各守屏翰彼此永無猜防宮中問省之箋不時而進麾下富貴之想奚自而生犬之而傳世享國與天齊久次之而全終股肱與國咸休至治昭而夷狄自賓至和感而天地自位至福備而宗社自延此安儲之上計也亦今日之先急也每歎古者忠臣不退斥而忘君烈士不避僇以直諫臣背得罪輔臣只知天恩莫報輒憤激雄心且先國者不能其私愛君者必及其後知而坐視非

忠圖之不早非智是故在廷不言在野不容不言惟聖明仰慰祖宗九天之望深思聖母一脉之託察臣愚始終爲主之無他赦草莽言計自臣始則士豈有不嚮風刎首而爭劾闕下者哉奉旨這本有建帝之說不明禮科便會科道官看議卽回奏欽此禮科都給事中藍璧給事中龔情李得春曾濂吏科梁夢龍鄭茂徐師曾李瑜胡應嘉戶科趙鏘蘇景和江一中喬光大李璉兵科王文炳李東華何塗張鳴瑞沈寅刑科劉一麟侯廷柱王楷趙灼工科袁汝是丘岳劉褩陳所學曾廷芝樊儆浙江等道監察御史崔棟莫如士鄭存仁黃訓鮑承廕劉存義陳旌楊衍慶耿定向蕭九峯祝乾壽王評陳埜

芳蔡完蔡結查光述潘濟寶孫弘張騰陳紀高應芳巫
繼咸董學荀穎彭繼業丘文舉張科袁淳王漸黃喬趙
鏜閻東于業張九功段顧言郭文標溫知璋王得春等
題仰惟皇上玄穹默佑聖壽同天內外大小臣工悉心
仰戴何乃有此悖逆之臣妄爲建储之說以干天聽臣
等恭捧綸音不勝驚懼參看郭希顏本以儉壬又遵積
斥心懷怨望陰行欺謗之私志在傾譏肆爲狂悖之語
此其罪不容逭而法當重究者也乞勅法司明正其罪
以爲人臣欺罔之戒奉旨爾每看謂彼物悖逆理法俱
所不容着三法司按律擬罪來看刑部尚書鄭曉左右
侍郎趙大佑傅頤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周延副僉都御

史鄢懋卿邢尚簡大理卿馬森左右少卿張雨查秉彝左右寺丞孫慎黃季瑞議得犯人郭希顏所犯合依造妖言惑衆者律斬秋後處決奉旨這逆犯依律便着彼處巡按官即時處斬發各省縣示旨下江西撫按官秘之密檄守巡官收希顏希顏不之知也時千家延賓客爲子娶婦衣緋待之有貪梟亦衣緋來通謁希顏以爲賀已也迎之坐未及請目左右擒之出遂械赴都指揮司縛繫之無何諸司濟集撫按官亦至乃舁赴市曹斬傳首天下天下莫不哀之按支大綸曰郭公髫年有至性下筆輒數千言余大父官江右見其入試方十三齡而七篇立就文不加點蓋天才也以直道忤時動遭顛

蹟晚年一跳理確詞賭有賀長沙風乃不得保首領矧
望前席哉君子於是思剸刃賊嶲之嘏矣
詒遠緊祭酒沈坤訊治
坤家居爲倭寇督率鄉里以保所居遠近依附若衆有
犯令者輒榜笞之爲御史林潤所劾竟死獄中
五月刑部尙書鄭聽閑住
時刑部以通政司類送永淸衛軍餘蕭文學等狀行在
城兵馬司轉行通州昌平州武淸縣提人該巡按御史
鄭存仁牌禁不許提解刑部乃引大明會典大明律問
刑條例題將附近各該州縣詞訟仍照舊規於通政司
投送本部問理大理寺評允發落不許故違成憲恣肆

抗阻奉旨着照律例行。鄭存仁回京。亦疏論曉欺罔奉旨。适所奏。都察院會同該科看議來說。曉又上疏辨非欺罔旨云院科未回奏得旨。鄭曉便肆意辨資姑從寬革了職閒住不許再用

六月賊掠安溪諸鄉叛民。及汀漳永定山賊皆反○陞四川巡撫都御史黃光昇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

辛酉四十年萬壽宮災。御劄內閣徐階傳諭工部尚書雷禮興工重建

上以初年。聖躬清羸。調攝雖復。猶疢疢時作。因爲祈天永命計。且冀歛福錫民。稍稍設醮事。猶恐敬未專一。乃

移幸西苑建萬壽宮為齋居所文武大臣常五六員入
直護侍至是萬壽宮災內閣諸臣請上還乾清宮上以
脩玄不宜近宮闈乃御劄階傳諭工部尚書雷禮與工
重建上以保養聖躬精意玄事營建清虛等殿又茲重
建萬壽齋宮皆取用於工部營繕司原收贖工等銀及
臺基山西二廠原存木料與夫西苑舊磚舊石稍斬敗
用原無坐取於各省派辦於民間其於夫力則以歇操
軍夫充之時加犒賞及雇募在京貧寠乞丐之民因濟
其飢是以中外無擾軍民踴躍而功成良易皆匠師徐
杲畫度調度上以其智能足以集事節縮足以省財歷
陞通政侍郎及工部尚書職銜云

夏六月改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兵部右侍郎黃光昇爲工部右侍郎提督大石窩○秋七月南京戶部尚書劉采致仕以工部右侍郎黃光昇爲南京戶部尚書

自南京軍變後戶部會派南糧九十一萬七千石零每歲南京錦衣等五十二衛所官軍人等及南京兵部月送添收軍妻糧毋糧優役補役月糧并各衛所官優給優俸等糧及各衛馬快船行月糧三十六倉軍斗糧與兊給運軍行糧新江口把截軍兵口糧近該南京兵部題戶部議覆題准振武等營家兵一千餘名每名月米二石於南京戶部支給大約每月實該支糧九萬五千餘石通計一年除兩箇月折支糧銀外餘十箇月實該

支米九十五萬餘石。是撥曾派九十一萬七千之數。已不敷一歲九十五萬之用矣。而况各省連年地方。水澇爲災。兵戈爲患。拖負數多。如三十八年拖負米一十三萬有零。三十九年拖負米六十四萬九千有零。至於大江風波無常。漂流歲所必有。就使曾派復還一百二十八萬四千之額。尤慮徵解難。接濟有誤。若但限以九十幾萬幾千之數。一石坐爲一石支用。則其徵運之愈有虧。接濟之必有誤。於勢甚易見也。該尚書黃光昇具奏。戶部覆議。續派糧一十二萬石。共歲派糧一百萬石零。僅足歲支矣

壬戌四十一年春。逮工部侍郎嚴世蕃。下詔獄。謫戍廣東

晉州衛。内閣嚴嵩致仕

先是有山東人藍道行居京師。精於扶鸞之術。上聞召試之。事多奇中。因授以太常博士職銜。每有疑事則密封。聖諭焚之。使之扶杳。是時天下民窮財盡。上意皆因貪官朘剥。欲意除貪安民。乃封諭焚。告杳曰欲除貪官。須拔貪本。上頗聞嚴嵩縱子世蕃。大肆貪饕。復以九卿正官歷試問之。皆杳曰否。最後以嚴嵩問。杳曰然。上益疑之。嚴世蕃聞之大懼。因以白金七萬兩賂藍道行。使於扶鸞挽回聖意。道行却其金不受。曰每有聖諭。俱是密封。到即焚燒。非我所知。杳諭由神。非我所能預也。況神。誠一不二。正直無私。豈有先後異杳。阿私爲庇之理

於是御史鄒應龍劾奏嚴世蕃貪狀。上怒逮世蕃下詔獄着嚴嵩致仕世蕃遂以前七萬兩賂宦官宮人佯言鄒應龍豈敢說嚴世蕃都是藍道行暗傳箕言與御史們得知方敢上本上怒道行漏泄機密逮下刑部問罪。時世蕃黨鄢懋卿為刑部左侍郎萬寀為大理寺卿與世蕃密謀以金十二萬兩陰許道行扳扯內閣徐階乃召他司腹心貟外方來崇取問之時關左右人進道行至案前密諭之曰此事汝當辯本說是徐階在直宂知箕言透漏交通主使鄒應龍上本要奪嚴嵩首相與汝無干汝便脫身無事矣道行終竟不荅一言姑且遣出道行遂大言曰欲除貪官自出皇上本意何預箕仙糾

劾貪罪。自是御史本職、誰與交通教我妄扯徐閣老、這等無天理。一時司門外圍看之人、咸聞之不平。鄢懋卿蕭采乃謀囑錦衣量坐世蕃贓銀八百兩、送刑部擬罪、
遣發世蕃雷州衛充軍去訖。藍道行坐以造妖言者律、
擬斬繫獄
袁煒入內閣辦事○二月倭賊陷福建永寧衛城、大掠數日而去。三月復攻永寧城陷之、大殺城中軍民、焚燬房屋幾盡○福建叛民江一峯等聚發泉州諸山民塚○福建守備泉州指揮歐陽深率兵進討倭奴叛民、大破走之、生擒江一峯等伏誅、泉地始寧○冬十一月改刑部尚書張永明為都察院左都御史、以南京戶部尚書黃光昇為刑

部尚書

癸亥四十二年春倭奴圍福建興化府城至于十一月陷之

兵部請調南京都督劉顯率兵福建應援時新倭又自福清海口入寇遂圍興化府城劉顯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至十一月欲掩逗遛之罪始遣五卒齎文詣府約欲率兵赴城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僞爲顯文約某日夜某時分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覺擇奸細五人詐爲劉卒齎入時叅將畢高叅政翁時器在城信之至期賊冒劉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大入忽爾殺人城中驚亂畢高翁時器及衛

掌印指揮徐將等皆倉皇縋城走城遂陷賊據城中三閱月殺擄刼掠焚燬慘毒備極劉顯兵乱擄執城中逃出婦女時有閑住叅政王鳳靈繼妻年少竟爲劉顯擄去賊既飽其所欲始如平海衛欲擄船泛海去

十二月福建泉州守備指揮歐陽深率兵討興化倭賊戰于東蕭力屈死之○廣東總兵俞大猷率兵截平海港賊不得去福建總兵戚繼光遂擣賊于平海衛盡殪之○倭賊別黨圍仙遊城福建巡撫譚綸總兵戚繼光合擊走之戚繼光復追至泉州安平鎮夕破之賊出閩境至廣東潮州命大猷又截殺之

甲子四十三年冬倭寇薊州遂陷密雲三河順義至于張

家湾京師震動

朵顏三衛素與虜通朵顏夷酋曰通罕者尤爲桀黠總督都御史楊選誘執通罕令與二子共父子三人輪繫薊獄以爲質當如有虜來犯薊則殺之通罕積恨益與虜通遂勾虜入寇時虜騎挾詐東行巡撫僉都御史徐紳咨請總督楊選宜守墻子嶺選以虜皆往東謝之紳躬領兵赴墻子嶺選又以其違節制也却回之虜果窺乘無備突攻墻子嶺寨陷之長驅深入歷陷密雲三河順義諸縣至于張家湾將攻通州犯京師以張家湾河未凍而還時總督楊選同巡撫徐紳倉皇擁齊化門以護京城爲名兵部尚書楊博諭以京城有備須速迴截

殺於是薊州胡總兵率人馬三千追至順義爲虜所圍
盡沒于虜無一人存虜竟得志復由墻子嶺出邊去
逮總督楊選巡撫徐紳參將楊瀛論死
刑科都給事中趙格論劾楊選等失機罪狀上怒遂逮
至京下刑部問選紳俱坐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因而失
陷城寨瀛不行固守而輙棄去皆斬罪上令緝事者再
訪失事緣由因知選輸繫逆罕父子以致挾恨勾虜情
跡着錦衣再問該鎮撫司審取供由以亂罕勾虜入寇
由選致恨而然即選自勾虜也遂以逆情上請下刑部
改擬上諭內閣徐階曰這逆囚着法司從重擬罪黃光
昇他肯改擬他們但知徇私回護不畏祖宗法度太祖

成祖時誰敢如此階傳示到部該尚書黃光昇參看得
楊選輸監通罕父子欲其保虜不犯邊耳似無謀反謀
叛爲逆情由但通罕姦酋素與虜通楊選質繫其父子
於內地以致懷恨勾虜入寇合依擬按引姦細斬罪上
請時値大風異常內占曰兵火之兆上令都察院行五
城御史慎火遂將楊選論決西市御批妻子流二千里
安置照庚戌兵書丁汝夔例也楊選後二年而決徐紳
嘗請總督守墻子嶺不聽又自領兵赴墻子嶺爲總督
却回情有可原該刑部上請釋出削籍
兵科都給事中丘橓廷杖削籍
橓條上蘇州防守事宜上怒兵科以糾論兵機爲職楊

選等失機重大不行論劾只以泛陳事宜塞責著錦衣衛廷杖六十革職爲民

乙丑四十四年春逮嚴世蕃下詔獄論死嚴嵩削籍沒其家

先是御史鄒應龍論劾嚴世蕃貪狀并其牙爪羅龍文牛信等刑部捉拏上請世蕃發雷州衛羅龍文潯州衛牛信山海衛充軍羅龍文將常私至雷州與世蕃計議脫伍世蕃素享富貴不堪雷州溲海烟瘴因之怨恨朝廷毎與龍文妄肆呪詈既而相與棄伍逃回世蕃時慮逃軍事發家居不安又與彭孔謀往外國別圖富貴羅龍文亦集無頼與江洋羣盜陰相謀結嚴嵩頗聞世蕃

等謀諭令休生他心，待為喫乞，遂具本，乞將世蕃特賜寬宥或量改附近衛所倚養奏，入上曰嚴嵩已有孫鴻侍看此恩待了，世蕃怨恨益深因之狂悖時肆言語侮謾無忌乃托以為子造屋招集四方亡命之徒，至四千餘人，報讎殺人流劫鄰縣羅龍文陰謀率衆往合世蕃為巡江御史張士佩訪知行令地方有司捕解不獲至御史林潤接管巡江，催令袁州府張同知嚴緝風聞在世蕃家窩住而袁州府署印郭推官亦聞世蕃所聚羣徒為害慮恐變生不測城池倉庫或有疎虞隨申合于上司亟行趕逐解散世蕃負固不服，御史林潤遂以逆單怨望朝廷，黨衆肆害漸成大亂，乞昭國法，以絕禍根

上奏。上曰這逆犯着林潤拿送來京問。潤奉旨先獲羅龍文、繼獲嚴世蕃并將世蕃陰受伊藩與楧賂金十餘萬兩、計殺倒賍樂工三十餘人、及窩藏強盜陰養刺客諸不法狀奏聞。俱下刑部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依法從公究問來說。該尚書黃光昇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寺卿張守直掌錦衣衛事左都督朱希孝參看得嚴世蕃素性兇殘忍心悖逆敢昧天地神明不畏朝廷法度自其括賄於九邊則自督撫總副以至參遊歲有問候買命之餽皆科尅於軍士而邊計因以久壞自其網利於各省則自撫按三司以至衛府州縣歲有賀謝免禍之獻皆誅求於軍民而民財由以久竭

狼貪而不顧國家雖叛賊如汪直亦納其賂累志如與
桀亦驕其貨寧畏知情故縱之律况擾而竊弄威福至
揎擬其人選其官價自九百以至二百其人陞其官禮
自三千以至一千奚恤專擅選官之條罪積多端惡長
不悛乃敢與羅龍文因謫戍而怨恨妄非上而不知罪
己肆狂悖以詛詈輒毀君而益著逆節又朋姦於彭孔
忍爲外國富貴之謀復陰通於牛信敢爲毒貨交虜之
計一則聚數千於私家而妖術刺客之兼有明犯有將
之誅一則聚數百以自衛而江洋冠盜之潛結實藏不
軌之圖嚴世蕃羅龍文俱比依罵父者律嚴世蕃仍量
追贓銀貳百萬兩羅龍文貳拾萬兩爲戶部助邊之用

查得大明律內開凡犯罪被極刑之家同居親屬人等並不得入充內侍今嚴世蕃犯該悖逆處斬則其子皆屬逆流合行吏兵二部通將嚴世蕃諸男見在兩京文武職官者盡行查革為民發回原籍不許在官潛住為奸嚴嵩原係內閣輔臣未奉明旨參究理合恭聽聖斷

奏奉聖旨這逆情你每既會問的確嚴世蕃羅龍文即便會官決了盜用官銀財貨家產著各該巡按御史嚴拘的親兒男盡數追沒入官送部不許親識人等侵匿受寄違者即便拿問嚴嵩畏子欺君大負恩眷并伊孫見任文武職官的都削籍為民有司拘管督差餘黨逆邪盡行逐治毋致遺患其餘俱依擬行。

內閣袁煒致仕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吏部侍郎董份入內閣辦事○董份尋削籍去

袁煒陰受嚴世蕃金三萬兩董份受世蕃金二萬兩袁煒病甚尚勉力入內欲爲世蕃圖維上即令出着致仕去董份兼令家僕攬商網利科臣論罷

逮戶部主事海瑞下詔獄

海瑞廣東瓊州人由舉人歷官教職知縣陞戶部主事承委管祿米倉抗疏上言陛下初年剗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新過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推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一代以後皆稱賢君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竭民膏脂侈興土木二

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懦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十餘年來極矣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乃修齋修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修建宮室則工部極力經營購香市寶則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為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為陛下言者夫玄修以求長生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至今獨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　上覽畢怒甚抵於地已復取再讀之為感動嘆息留中數月不傳報適

有疾煩惱遂批下錦衣衛拿問衛具誘訕供由奏行法
司從重擬罪司郎比擬于罵父律呈堂該尚書黃光昇
看得風聞言事言官論劾臣工可也若諫諍主上惟應
隨時隨事實陳可否替其否者獻其可者而已若積集
傳聞十數年影響往事加以粗狂鄙野借韻隱戲之詞
徒欲歷數多過以張其事豈諫君之道哉司馬遷作封
禪書備述武帝神仙鬼竈方士之事王允深以為病王
文穆監受實錄具言真宗崇奉宮廟祥雲芝鶴之詳遂
為信史之累況瑞併集舊事多無稽據但其詞雖狂妄
而意原非故為誘訕也乃參奏海瑞本以海外狂儒原
不知朝廷之事體兼之舉人內轉又未識人臣之職守

徒慕史有直諫之臣而事拾傳聞語涉狂戇是豈諫君之體本意古有忠臣之名而棄己官守越彼言責亦豈盡忠之道夫務謗訕者即不得有直名希直名者必不敢爲謗訕所據海瑞前疏賣直沽名則或有之若其謗主訕上則非所敢也合無查照該司原擬牢固監候惟復別有定奪上亦知其非故謗訕也部疏仍留中不下瑞亦繫獄未釋後至穆宗登極始釋瑞擢大理丞陞江南巡撫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謚忠介

稡禮科給事中沈束于錦衣衛獄

先是總兵周尚文卒請卹典以貧不能行賂嚴嵩持不與沈束謂卹典禮科事也周尚文清苦愛士勇敢禦敵

有功邊鎮者也嚴嵩操朝廷大典爲市貨之資上疑論劾嵩反謂東市私票旨逮東着法司議奏該刑部都察院只議東奏事不實納贖還職嵩票廷杖四十着錦衣衛牢固監着凡繫衛獄二十餘年時東未有子其妻爲携一妾至張家灣則東已就獄矣妻不辭貧窘艱辛妾亦誓效靡他竭力供餽嵩既罷相妻辯奏夫冤上批法司知道該刑部尚書黃光昇議覆承諭劾嵩爲令以罪罷原非無據虛劾其妻奏詞情出激切况監候年久委應奏請發落但沈東見監錦衣衛本部未敢擅議合無伏候明旨將東調發本部查議奏請或將其奏詞抄發錦衣衛行令徑自查明奏請定奪上以彰聖明保全忠

直之仁下以伸言官積久沉抑之寃上英明不欲恩威下移御批不准至是內批沈束放了後歷陞至通政又吏部先選通參嵩欲以所私聶靜爲之吏尚李默不用靜擬以工部員外胡朝臣上請得旨嵩銜之令工科給事中曹大等追劾朝臣在工部時管造盔甲弓箭不加法逮送法司問罪奉旨降調河東運副去並嵩怒未已復令工科給事中李用敬等誣劾贓私再逮送法司問其索受局匠銀兩問擬監守自盜永遠充軍監追一千五年嵩罷歸朝臣乃辨奏該刑部尚書黃光昇查議朝臣即使實受局匠銀兩不過官受財耳原非監守自盜也況實不曾受財先已奉旨調外任矣嵩欲終濺其忿

法司曲承其意委爲究枉奏奉旨釋其永戍削籍去
訖
丙寅四十五年内閣嚴訥致仕以吏部尚書郭朴禮部尚
書高拱入内閣辦事○冬上不豫
上以保養聖躬精意脩玄嘗命監察御史王大任姜儆
四方訪問能脩玄者王大任於陝西湖廣諸省招致方
外之士能合内養諸藥王金等姜儆於江西廣東諸省
只訪得能通符法者復命大任儆俱授翰林侍講儆不
自安乞還訖夫任仍在朝不爲翰林所齒上雖脩玄西
内然權綱總攬剛政肅然九卿庶屬奉公循法罔敢誕
慢中官斂畏無或干百司事者上常黎明就寢及巳即

與夜分至五鼓猶從容覽觀四五行下而裁決精詳
悉當其可復宸翰灑然天縱然也自王大任以方士王
金等進乃獻長生等藥其言詭秘不可辨知皆非神農
本草所載人飲以強健陽力爲上性極燥熱上試服之
遂火發疾甚中外憂懼不知所爲
十二月十有四日上崩於乾清宮
上疾大漸命內侍舁駕還乾清宮下遺詔曰朕以宗人
入繼大統獲奉宗廟四十五年深惟享國長久累朝未
有乃兹弗起夫復何憾但念朕遠奉列聖之家法近承
皇考之身教一念惓惓本惟敬天勤民只務祗承系緣多病
過求長生遂致奸人乘機誑惑禱祀日舉土木歲興

廟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廢既違成憲亦負初心邇者
天啓我衷方圖改轍而遽嬰疢疾殆不能起一夕追思
惟增愧恨蓋愆成補過允賴後人皇子裕王　仁孝天
植睿智夙成宜上遵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即皇帝位勉修令
德勿過毀傷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祭
用素羞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王藩屏為重不
可擅離封域各處總督鎮巡三司官地方攸繫不許擅
去職守聞喪之日各止於本處朝夕哭臨三日進香差
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并土官並免進香郊社等禮及朕
祔葬祔享各稽祖宗舊典斟酌改正自即位至今建言
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歿者卹錄見監者即先釋放復職

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齋醮工作採買等項不經勞民之事悉皆停止於戲子以繼志述事并善爲孝臣以將順匡救兩盡爲忠尚體至懷用欽末命詔告中外咸使聞知詔下文武羣臣六軍萬民無不感泣追思四十五年恩澤浸漬中外肅清有不哀痛惻怛者無人心者也

皇子裕王即皇帝位○逮方士王金陶倣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陶世恩下詔獄

今上登極詔曰惟我祖宗聖聖相承至治鴻功超越千古暨我皇考大行皇帝以經文緯武之德建安內攘外之勳增光先朝垂庇後世方幸永賴護翊上冒待歷悠

几之言爲以神器之重朕躬在茲本不忍聞而文武
羣臣下及耆老軍民合詞勸進至於再三辭拒弗獲乃
遵遺詔以是月二十六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卽皇帝
位以明年爲隆慶元年仰惟天命之所垂深望繼述之
兼善俛焉自省豈所能勝然而先志不可不成聖訓不
敢不奉是用推類以盡義通變以宜時期衍舊恩適新
弘化○詔開方士人等遵奉遺詔查照情罪各正刑章
王金陶倣中世文劉文彬高守中陶世恩妄進藥物致
損聖躬着錦衣衛拿送法司從重究問時承行郎中問
擬王金等庸醫故用藥殺人罪斬該刑部尚書黃光昇
看得太醫院官乃是庸醫此等方外之士非醫者也況

天子天下之主豈敢以人命擬之古者方士誑稱採藥
求仙欺罔無實尚皆伏誅此等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豈
但採藥求仙誑罔無實者比伏讀聖躬致損之文若但
坐以尋常斬罪何以上慰今上痛傷皇考之心下雪臣
民君父之讐之忿哉考之春秋許買但不嘗藥猶書弒
君則此等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者謂非弒君可乎弒君
無律殺父有條乃比子殺父律坐以極刑上請奉欽
依監候處決
十二月釋戶部主事海瑞于獄○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
諸臣如樊深丘橓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瓚吳時
來周怡沈束顧存仁趙軏張選袁世榮何惟柏趙錦張登

高黄正色方新張愼凌儒申仲王時舉馮恩徐學詩周冕
張种董傳策劉世龍唐樞毋德純周希旦等凡三十三人
宜遵遺詔錄用報可是日俱還原官以次推用

穆宗莊皇帝

丁卯隆慶元年春以吏部左侍郎陳以勤禮部右侍郎張
居正入閣參贊機務既而以勤上謹始十事
一日定志二日保位三日畏天四日法祖五日愛民六
日崇儉七日攬權八日用人九日從下十日聽言上嘉
納之○刑科給事中胡應嘉等疏請躬決庶政從之○
吏部言諸臣中以建言死者其等有三戮死者爲一等
應復官贈廕加諭祭若楊繼盛郭希顔沈鍊楊允繩凡

四人其次廷杖死者應復官贈廕若楊最王思薛宗鎧何光裕裴紹張原浦鋐曾翀葉經周天佐伍瑜臧應奎殷承叙凡十三人又次繫獄戍邊斥死牖下者應復職贈官若唐胄李璋豐熙楊慎楊名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翀等二十八人上從之

戊辰二年內閣徐階致仕

有給事中張齊彈劾徐階先事世宗皇帝修玄拜醮等事上以先帝修玄保養聖躬齊詆爲歛福錫民階大臣不容不竭誠輔相乃溫旨留階切責張齊降調外任維時聖明處分已正階以大臣被論自當引咎求退明旨既定則階亦當復出任事矣乃吏部尚書楊博復疏劾齊保留階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至以接受商賄劾

齊則諫官而有贓議即不容不下法司訐問虛實矣然朝廷遂有朋黨之疑階再疏休致仕刑部尚書毛愷竟坐齊得受邊商賄銀千餘引例謫戍監候追贓發遣論者謂徐階當國之時輔佐世宗英明一掃前相嚴嵩婪弊遏絕中外奔競穢習仕路復清紀綱復振一時世道休明之會士君子姑深原其在直委曲之然無庸過論可也然其贊玄拜醮雖與王旦受金珠僞天書之事過不相侔若以責備賢相全德論之則階亦自引咎不辭者也安見論宰相者便當以無據贓輒擬謫戍處之也階本不賴奏保而亦不欲已甚言官恐阻言路部院諸公乃叠疏甚齊而法司復甚其罪反涉阿諂報

復之跡，以夫朝廷明冀之疑，亦理勢所必然也。竊嘗思之，請疏無益於階，反使朝廷失一賢相，惜哉惜哉。

監察御史詹仰庇諭中官廷杖削籍

庇由廣東香山知縣召試，雲南道監察御史。先題爲乞納忠言，罷採辦，以崇聖德，以淬聞許事。臣惟人君一心，攻之者衆，苟非聰明聖智，鮮有不爲玩好所惑者。然貴乎悟之早而止之亟也。昔仲虺戒湯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召公戒武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夫湯武非不明聖也，而仲虺召公猶以不邇不殖、喪德喪志戒之。惟湯武能受二臣之戒，則益絕去玩好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爲臣民之主，至今稱之。若夫昏庸之君，後心一生，遂

不可遏雖有忠臣進戒拒而弗納由茲恣意縱欲財耗民窮欲其保宗社於無疆之休也難矣切見前者勅下戶部買辦珎珠寶石旋即報罷大小臣工無不仰頌聖德謂悔之早而止之亟也邇來復有採辦之旨戶部不敢違命廣用價值市之以進而臺諫交章論列臣疑其必溫詞容納決意停止及接聖諭則曰內閣缺珎珠着戶部買些來你如何這說姑不究夫陛下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玩好珠石所費無幾臺諫之臣似不當過計以煩瀆天聽也然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臺諫汲汲不已於言者亦以漸不可長故也今事既往言復不聽臣亦當將順君德又何事於言哉臣竊謂臺諫未有論議之

先陛下玩好之心不能自釋既經諫止之後陛下玩好之心遂當悔悟顧乃不降旨罷免而反曰姑免究臣恐陛下玩好之心有漸臺諫之言罔聞由此羣小得以乘間投欲四方因以遠索貢獻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也臣聞珍珠寶石多藏於中貴之家因陛下索之愈急則彼擡價愈高珍珠數兩費金數千寶石一顆值銀數十以有用之圖費買無用之玩物果何益哉況今南北多事之秋正國家用財之際兩廣缺餉疏請再四當事者尚存根本之慮不敢多與而一欲珠石遂無惜萬金之費是何視土地人民之賤而珠石之貴也災異荐至男化女形天之所以警陛下者章章明矣更宜敦尚節儉

痛加脩省以荅天心可也乃陶災異之疏留中無徵畏復
有採辦之命欲其天意眷佑轉災爲祥不可得矣伏望
陛下以湯武爲法大嘉言諫之言明降停免之旨今之
既買進者則已若買而未足者則悉罷之後或有玩好
之物陳之以惑陛下之耳目者必嚴以斥之如此則心
無不正身無不脩悞之於昔猶能改之於今也上天儆
戒之意可荅臣民仰望之心可慰矣天下幸甚臣愚幸
甚不勝惓惓悃知忌諱冒干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等因奉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又題爲乞嚴究
恣肆内臣以戒逸欲以端近習事臣惟損德害身之大
莫過於逸欲而逸欲之漸每起於近習蓋人君深居九

重延接正人之時少親近便嬖之時多侈靡習成逸欲易生至於損德害身則莫之知也是可不爲之戒哉臣聞本月初五日夜內官監研製火藥發火延燒房屋十餘間道路傳言謂製辦煙火進上臣聞之不勝驚駭夫陛下躬行節儉四方仰頌阻抑寵幸中官斂迹臣固有以知陛下不肯爲此也兩廣邪寧遼陽報警災異叠見餘哀未忘臣又有以知陛下不樂爲此也蓋由此輩細人諂諛側媚謬乃奸邪思無以悅陛下之心志將欲緣此以爲取寵之階慮無以娛陛下之耳目將欲假此以爲求媚之漸而於君德有損君身有害彼何知焉況宮禁之地法當嚴防奈何以研火藥而焚燒房屋設或蔓

延殿宇將若之何縱恣無忌至於此極若不嚴行究治則小人得肆其奸而侈靡之事皆抵隙而進矣伏望陛下大奮乾剛敦尚儉德深惡逸欲之漸以端近習之風乞將内官監失事人員盡行查究而一切煙火燈棚悉皆禁止則於聖德不爲無補聖身不爲無益也且正春伊始萬象更新茲一舉動天下所由傾耳拭目者矣若以上元之樂爲微事煙火之舉爲細故不足以爲聖明之累者是欺陛下而誤國家也再照每年正月十一日起至十五日止京師東角門張設燈市繁華異常每燈一架值銀數百中官富家誇財競買而遊觀喧嚷男女混雜淫侈之俗莫此爲甚臣謂京師者四方之表率也

陛下既以節儉爲天下先而京師顧奢靡若此則四方相尚民困俗偷有由然矣仍乞勅下廠衛禁革使天下知敦本崇實以成朴儉之風未必非國家之福也天下幸甚臣民幸甚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等因奉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又題爲披瀝忠悃乞加慰問中官以全聖德事臣本草茅荷蒙先帝作養發身科第叨任民社無益尺寸伏蒙陛下簡拔擢臣臺職荷國厚恩媿無補報前以二疏干冒天威自分貶斥幸而聖恩浩蕩俯賜寬容臣雖粉骨碎身未足啚報竊謂臣居言官有見輒言然非忠君愛國之誠或者又以聖君明時不宜多言又謂言官所言宜中機會外此皆爲無益臣謂此

言未必皆非但負聖君負明時則非臣所以惓惓報國之忠也今不敢一一煩瀆聖聽竊擧事之最大有關聖德者爲皇上陳之嘗謂天子之有后猶天之有地也天子理陽教后理陰教所以立天下之極爲萬世之經也恭惟皇后殿下先帝所錫以配陛下以正位中宮者也陛下宜尊先帝之命篤宮闈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之主以爲四方家人之則可也切聞皇后殿下擧動端莊有拂聖心向巳多年去歲聖駕謁陵皇后隨行朝野懽慶群疑以釋近聞久出坤寧宮置諸別宮寢食起居不侍左右以致抑鬱成疾陛下畧無眷顧之意中外議論紛紛莫不驚訝萬一疾甚不起其如貽天下后世之譏何其

如爲聖德之累何伏望陛下遵先帝之命念宗社之重及今請就正宮直侍嬪事宮人奉以湯藥加以慰問則皇后抑欝之氣以紓而鳳體亦因以和平矣臣每入朝之際聞大小臣工莫不以此爲陛下懷憂但以事屬宮禁不敢直言臣謂知而不言者欺也言而不盡者蔽也欺與蔽臣子之罪雖死有餘辜也用是傾瀝心血冒犯天威伏望俯賜鑒納臣死亦瞑目甘心矣等因奉聖旨后侍朕多年無子又多病近有疾移居別宮以暢意樂心或可疾退爾不曉宮中事多言姑免究〇又題爲財用十分缺乏乞賜清查欺冒以裨國計事臣惟理財者經國之要務節用者爲治之大端財不理則綜覈無法

而無以開財之源用不節則侈靡無度而無以止財之
流皆非求安富治之術也今天下財用日竭在在倉庫
空虛當事諸臣計無措處議下羣工各陳所見以爲經
理之宜臣猥蒙任使職居言官恨無濟時之策惟懷竊
祿之慙每於奉命巡視監局庫藏不敢不悉心盡職以
負報稱謹以得於所見有裨財用者爲皇上陳之臣於
本年四月內查得內官監錢粮浩大租稅甚多其收納
開支漫無稽考委行大使李可華查報去后隨據本官
將本監各庫行廠作年例買辦開領物料總數造報到
臣臣仍批行再查房租地租年計所入若干從何支用
一併查明回報間隨據內官監揭稱先帝時凡遇傳造

緊急細巧御覽器物雇覓工匠攢造及四時買辦進供南方茉莉瑞香蘭草松桂等花木俱是御前請出銀兩本監量爲增添自隆慶元年新政以來前項傳造器物僉見精美而四時進供花草果品之類俱是本監委曲辦處止靠屬廠此須取以濟急所以不敢言者別無他意蓋爲節奉傳造不係外傳此內監所切於忌諱者也如謂地租者或云楊村寶坻二處爲言蓋二處地方乃九河下稍低窪潴泊所在原非版籍民田查成化弘治年間御馬監春夏牧放馬疋本監題准採打蘆葦苫蓋皇木之用每遇年豐收成之後量取些須以爲搬運蘆葦之費或云山西廠臺基等廠畦租者案查先朝將

本監在內年老內官不能供事者出居外廠各於本廠
空閑餘地自行耕種以爲優老之需日積月滋漸爲園
圃本監量取地租輸之公堂以備脩飾廠房之用如謂
房租者案查隆慶元年九月內該西廠掌廠官呈稱
本廠低窪街衢高岐四面積水灌注呈乞及時脩理該
先任太監李芳建議各官協力脩舉添造園房每月量
取房貲以供傳造圓鼇山添雇工匠役買辦物料所費
不貲不敢明載如脩理宮後花藥欄欽安殿觀花殿清
望閣玉芳軒等亭慈寧宮花園乾清宮擺設各樣南花
松竹樹株及四時供進時鮮蔬菜菓品併脩理南城河
東金海亭軒龍鳳船隻鍬钁等項及傳造寶雕彈貼金

雲龍櫥櫃龍箱攀臺香几等件及成造白玉石等盆供係本監委曲措處而於戶工二部並無干預也等因到臣又據大使李可華中稱內開親詣該監清查再三不肯開報但查得西苑廠東西樓房共一百七間南北平房共三百九十間廠內房七十餘間房租多寡不等每月計約銀一百五十餘兩歲計一千八百餘兩灰廠一處內分三小廠每歲共租銀五十四兩黄廠每歲租銀五十兩此特舉其可查之一二耳至如在外楊村寶坻等處抽分清河猪房土城猪房獐鹿房馬鞍山大石窩周口慈家塋琉璃局大石廠小石廠藍靛廠臯木廠共十四處則有地畝子粒抽分銀兩在京神木廠山西廠

鑄鍾廠、臺基廠、淨草廠、稻田廠、撒損廠、遞運廠、宅隆福寺瑠璃窰、墨窰、北果園、柳花園、洗馬房、河西花園、外油漆作、蜂窩、東給廠、共二十一處俱有房租地租月報內備用廠、金殿殿、外氷窨、廣通寺、張鍼房、西安門北小石廠海眼寺、蘆溝橋、很岱地、亦有租銀、本監該管房地廣濶錢糧甚大、各處租銀數目、難以細查、前項地方猶報不盡、節年徵收租銀、本監隱匿不行開報、及査先蒙欽差巡視庫藏給事中龍光、監察御史楊相題准自隆慶三年正月爲始、聽本科道着將該庫監廠積貯合干錢糧照依供用庫査刷事例、務求明確數目、戶工二部辦用商解一應大小錢糧、俱要會同科道監收、如有數目不

明隱匿冒差等項從重參治及今帶管大使逐項登記出入之數本監往來文移不行科道掛號私自收受少有隱漏冒差許本官具由申奏在巷等因到臣看得該監供應御用器物費雖浩繁然各庫關領工部辦納具有年例定額而成造匠作又不係雇覓工資則供應有賴可免賠累之難據查隆慶元年本監開派工部物料照依嘉靖七年事例尚該銀一萬四千餘兩及太監李芳酌議裁減止用九千餘金在正派之中尚可節省則其無待於前項房廠稅租以為附益之需從可知也且西苑廠店房係內府木石用在官匠作悉皆官錢楊村寶坻等處抽稅神木山西等廠地租原皆官地其間雖

有曾經題准者本監遂緣此侵漁以為民害夫何以朝
廷之土地視為巳有濫收租稅充入私囊懼言官發其
欺罔之罪動輙委諸供進難支則是利歸於巳而以過
歸諸朝廷也如果賴此租稅以補內府不足之用則皆
公費也亦宜報入于官明白支銷就得而議之何必隱
匿不行開報而顧忌科道之稽查哉伏乞勑下戶工二
部會同司禮監巡視科道將前項房廠在京者行五城
兵馬在外者行順天府隨處查勘要見租稅若干仍拘
本監弘文等科書手吳東儒史九思錢陽顧檜楊俊馮
惠賀錫邢銳周聚范傑等質審實報年收租稅作何支
用及未盡報者逐一清查應革者議革毋滋之以蠹國

病民應留者議留悉取解內庫仝需應存多寡以濟木
監封補之用者造報循環文冊存查仍令巡視科道掛
號監收中間如有隱漏者咨科道官查出參奏及照撥
捉一廠該監皆藉混占民業查得先年曾經撫按等官
耿隨卿等憝知民病代爲申奏已經該部覆奏欽依查
勘太監李芳捏詞妄瀆仍舊侵奪取煤射利各廠之中
惟此一廠爲害特甚誠蠹國害民之尤者也仍乞勑下
該部節查題奏文卷及行勘事例嚴速催報或以本廠
原額存留其於混占小民山地盡數給還庶國計少紓
民困少息矣再照人君之奢儉四方係之以安危朝廷
之嗜好左右視之爲趨向甚矣不可不慎也臣竊觀該

監開稱成造圓鰲山脩理宫苑花燈龍鳳船鞦韆架傳造金毯櫃白玉盆之類悉皆浮費冗用誠如該監所謂未及外傳者也何者品取戸部銀兩在廷諸臣將謂充足内帑以備緩急今果如該監所云則是以有限之財供無益之費臣不知其何取也蓋朝廷費出於無經則小人覬覦以爲利用無一二而侵濫則十之七八矣如成造圓鰲山物料取諸各庫匠作役之在官其費無幾其工可稽而遂報萬有餘金即一事之冒濫若此他可知矣况當中外詘乏之時果能身親節儉以爲宫闈法禪内監諸臣凛然畏法奉公不敢効尤欺負則内帑用足何事取盈於邊輸而司國計者何至爲賣官鬻爵之

謀哉臣目擊時艱乃敢因事効忠少與有裨國用之萬一耳伏望陛下念邊餉指處之難嚴羣小靡濫之費服食器用惟以節儉爲主如金樞玉盆刻絲之類皆無益冗費也悉亟停止近侍之臣或以織造採辦玩好逢迎陛下者是好貪小人之徒也則屏斥而深罪之如此則正直者進而好尚日端節儉成習而國計日裕矣天下幸甚等因奉聖旨詹仰庇奏内乃敢再照人君之禮道厮悖逆屢次狂妄着錦衣衛拿來午門前着實打一百棍爲民不許營護奏擾各監局科道官大使都革了只照舊行。

始議夫實妻律

時有夫賣妻者訟之刑部問擬賣休買休斷將其妻離異歸宗財禮入官大理寺少卿王詳評稱賣休買休之律只為通姦者設若非因姦合從其賣應與買者照舊完聚刑部仍執夫賣妻者一向皆用賣休買休之律問擬如初王詳遂動氣上疏奏參刑部命下刑部會同都察院定議左都御史王廷謂民間男子既可賣人為義男其妻豈有不可賣者遂議凡民因貧或有疾病不能相養俱聽賣妻疏入內閣李春芳票旨允行仍增入律例論者謂男女之合天地之大義也天地可改易乎易稱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又曰從一而終太祖皇帝大明律令惟妻背夫在逃從夫嫁賣其餘諸有所犯罪

應問罪者與離異者應七出者與三不去者各有定律原無貧病聽其賣妻之法也衙如廷之會議春芳之票旨則三綱五倫各廢其一尚書毛愷明刑弼教者也依違賣妻之議是以刑敗教矣豈非古今一大異哉

戶部尚書劉體乾罷

先是內降戶部取買真珠黃玉綠玉黃金等項尚書高曜郎時召商收買皆中官內藏之物以伴當為商人齎送戶部倍索高價買入復出循環取利中貴大喜曜六年考滿遂加太子太保腰玉科道論罷之及體乾為尚書凡有取買真珠金玉之類每執持不行嘗上疏抗論財用詘乏請停取買疏至文思房中官不收令齎本吏

領回體乾仍令齋上中官毒毆其吏匍伏而出復將原本送與內閣李春芳令請體乾面諭不必上本體乾遂欲致仕諸所取貨仍執不行忽內降着閒住去

己巳三年正月少保吏部尚書楊博致仕

時御史郜永劾奏總理屯鹽都御史龐尚鵬心術狡猾行事乖繆吏部尚書楊博議覆言尚鵬才堪策勵宜留用上曰近來吏部專事掩飾爲欺詐博乃自訟請解職遂令致仕去給事中嚴用和疏言博自筮仕迄今餘四十年歷中外民事邊情靡不諳練及晉銓衡秉公守正以忠國家令以題覆小誤輒令休致既非所以存大體亦非所以平公議乞留之令展所長不聽

三月給事中吳時來上保泰九劄報聞

上既免喪猶不親政吳時來上保泰九劄一曰致戒懼言天命人心去留無常視朝宴息悉宜敬畏二曰端遊幸皇上好遊何不名輔弼大臣講學議政歌詩寫字以通下情而進讜言三曰戒嗜好聲色珍玩最易溺人小人借之以固寵人主以之而喪邦四曰發綸音視朝御政但一發言令臣子知所惕厲五曰習奏事祖宗於會極門設寶座遇有章奏面陳批答今宜漸習以練政體六曰嚴票旨自七月以來旨多外擬皆云不經睿思不由閣臣中外駭異宜專責輔臣或內批未協者聽輔臣執奏七曰慎傳奉昨太和山事旬日間六更明旨必有

舞文之徒假內批以行私者宜令一切傳奉皆補本覆
奏以防奸偽八曰弘虛受臣下建議當有優容無遽加
以譴罰尤曰禁誣指小人欲害君子必誣以違抗指為
誹謗嘉靖末趙文華以殺李默胡膏以殺楊允繩杜泰
以殺馬從謙其在今日尤不可測乞痛革以安善良
召高拱以原官入閣參預機務兼掌吏部事○刑部尚書
毛愷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皆致仕
拱以廷論張齊逮問愷擬張齊謫戍為阿附徐階也日
凌侮之乃各致仕
詔廷杖尚寶司丞鄭履淳尋令削籍
履淳上疏陳時政言四方多故萬民失業㳄雲遶代中

原之春也而鞶鼓一聞三關震動徐梁汴衛沃衍之地也而洪波蕩析四顧無煙荆襄秦洛形勝之區也强梗憑陵而嘯聚浙直閩廣財貨之藪也奸宄剽敓而師劳宗潢之坐窘無籌中澤之哀鳴尤慘物怪人妖天鳴地裂彗星兩見於女尾日月繼食於元春天心人事種種可駭正微臣痛哭流涕之秋皇上卧薪嘗膽之日也夫嗷嗷赤子聖主之資若不及今定國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俱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内者適已資他人矣今之最急莫如用賢陛下諒陰已三期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諭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預防之策乎竊慮高亢暌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

誨之功姬姜違脫珥之規周召拂同舟之義回詰屢懲
趙普奚從補牘內批突出蘇轍何自封還善類失於振
揚厲階啓乎閹寺言泼宮府輒肆阻撓權在私門牢不
可破迫其手握王爵口銜天憲風行勢協黨積冀成會
使台輔具員九卿拱手元良悒悔於孤立百職駢首而
奔命霜雖未冰月已幾望前車不遠怨豈在明萬議洶
洶皆謂羣小肆侮明良疎闊未有若是可護永安者伏
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爲小故所淆弘裕括似任君子
勿爲僻昵所惑以美色奇珍之玩保瘠痍以昭陽細物
之勤和庶政以蠻夷爲關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
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納取殷士儋翁大立等疏經史

經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面相可否庶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者疏入上以履淳妄議朝廷懷奸生事命廷杖下刑部獄削籍為民

二月命設寶座如先朝故事中官私撤之○四月詔諭禮部遵祖宗之制宮中設六尚以備內治選民間淑女十一歲至十六歲者三百人○五月江南大水淮揚皆飢時江以南霪雨三月不絕田禾漂溺所司以飢賑請淮揚亦大水奏發運司餘銀三萬兩鈔關船料三萬八百餘兩塩院贓贖一萬八千六百餘兩河道二千三百兩司府州縣贓贖二萬五十餘兩兼積貯勸借貿穀十五

薦石截漕三萬以賑之

大學士殷士儋上吏部戶部事宜疏

奏言懇望皇上仰法列聖俯採群言以通上下之情消天下之變此之不圖雖條對蕆委封章山積無裨實用夫用人吏部職也考覈論薦聞見訪求臧否素定而不敢擅用禁例資格非章疏所能達理財戶部職也出納經常弊蠹源委動有成算而因革制府非奏牘所能周必宜召吏部令其面對凡實心任事與論共推者無問卑遠廢棄並許破格酌用宣召戶部令其面對凡沿襲舊弊浮冗當革無問宮府織鉅並許清查釐正更名輔臣面賜商諮比見吏部擬用石星竟以報罷戶部疏奏

太和香稅即獲譴訶是大臣所陳未徹天聽尙何以多言爲哉報聞

六月山西巡撫靳學顏上理財疏○何起鳴上宗藩議奏言周之鎬洛漢之兩都皆空名也而我朝兩都並建官卒鼓集坐靡公帑一費也宋之宗室親疎有等散處民間通名仕籍今則出城有禁入仕無階不農不商坐食常祿二費也天下之兵曰邊兵曰京兵曰留都兵曰腹內衛所兵此四者坐食則同而緩急則異其目曰見伍曰招募曰徵調曰清勾曰充發五者之中見伍招募不可已也清勾充發按冊則可覈責效則無實徵調以資援而虛彼實此徒費齎送山東義勇諸省民壯皆

非祖制今乃供勾攝掃除之役請徵其餉以實邊儲而京兵之不可汰者亦請責以輪番戍守之法又大行鑄錢之法以通融於五穀之外重積貯之令以盈虛於豐歉之間庶其恆足乎　何起鳴論宗藩禮部覆議國初親郡王將軍四十九人女九人永樂中增封四十一人女二十八人而祿入已損於初矣迨至今日玉牒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五人而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五十二人歲費米八百六十餘萬倍於漕糧四百萬矣宗室既困於衣食而民力不可以加徵欲令親王分祿以恤宗則刻削已盡不可復裁欲令各宗自育其子姓則子姓日蕃後必不贍欲將分封數多之城分散各城使不妨

民生計然所分之城何獨無民欲弛出城之禁士農工商俾各自營生業而強暴之禁格於祖訓謀臣盈庭而莫決計部踟蹰而興嗟也久矣安得君相同心造膝熟議破拘攣之格而盡復周宋之法乎

庚午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食不受朝賀○二月命大學士趙貞吉兼掌都察院事○兵部尚書霍冀罷

先是大學士趙貞吉言我朝內外衛兵分隷五府乃高皇帝定太平之計俾免強臣擅兵之害意至深遠令祖制大壞特設以戎政府鑄印而授之鸞將事危矣請收其印歸之內府有事則領勑掛印事完則繳勑納印庶大阿之柄上得而持疏入令會議　冀乃上疏言貞吉深

監覆輟建議更制以收兵權不爲無見但今京營之制
總之爲三大營以統其綱分之爲三十小營以理其目
兵柄不偏干一將軍法不専於一人有合操有分操有
春秋閲視之操有歳終考覈之操此正所當欽承無替
者諸臣多謂京兵訓練不在營制更張而在將佐得人
操練如法是皆探本之論至謂大將不宜専設戎政不
當有印則防微杜漸議亦可行第議營制既與貞吉不
合會給事中楊鎔論冀鎔爲貞吉郷人冀疑貞吉嗾之
乃各上疏辨上不悦責冀令閑住而慰諭貞吉
三月諭加造叚疋尋罷之
時尚衣監傳旨令南京加造叚疋十萬部科執奏宜令

所司亟進原造之數。郎官用不乏。民困亦甦。上命加派者惟御用三分之一。餘悉准歲造之數。不必加

復以郭乾為兵部尚書。掌吏部事

時大學士高拱因言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但北則薊遼宣大等處。而南則閩廣等處。風土既殊。事體亦異。本兵處分。止憑奏報。別無證據。宜於數處之人。各擇其有才力知兵事者。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為本兵司屬。彼生於其地。身家之慮既無不周。至於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士馬強弱。與夫奏報虛實。功罪真偽。皆所熟知。可一問而得。詔如議。行著為令

夏四月。京師地震

京師因有地震之變詔釋尚寶司丞鄭履淳及內官李芳等于獄刑科給事中舒化等以熱審届期請釋繫獄鄭履淳李芳等三十五人時瘐死者已六人而餓瘠者居半詔釋爲民芳等四人充南京淨軍餘繫如故

御史郜陛議選將才

上疏言請行各公侯伯應襲之子與已襲而年三十以上者俱赴京營提督教以騎射韜略并遴選中式武舉及武學官生之穎出者相與淬勵之歲終廷視科道官察其有異等者送部籍記以需將才之選上從其議

五月外補科道官而以部屬改補之○詔廷杖戶科給事中李巳繫獄待訊削給事中陳吾德籍

時巳與吾德疏陳節用因劾奏太監崔敏傳買年例金寶科擾紛紜請行停止上不允乃復上言陛下登極詔書停止採買蠲除加派海内歡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買珠傳帖屢下人情洶洶咸謂詔書不信無所適從臣惟邊方年例奏發無時繼省饑荒求濟不已可計之臣計若無出奈何以一玩好之故而費數十萬之貲若不及今杜漸竊恐將來效尤轉相欺蔽不至空人之國不已也上大怒謂巳沽名犯上廷杖一百刑部問候黜吾德爲民

大學士高拱議重邊方有司○都御史葛守禮疏議土兵拱上疏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虜之責宜擇年力精

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以三年爲率課最者比內地加等陞遷或不次擢用不職者降三級別用或罷斥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歆之於先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於後庶乎修舉者多邊方有賴矣上令加意擇人悉如議行　守禮言國初制虜內特雄關外聯重鎮屹然天府之固也自大寧內徙京師遂露左有所恃者朶顏三衛爲我藩籬而夷情漸異谿道交通于是虜日窺邊登陴戍守遂無寧日始以倉猝至調陝西客兵謂旋練土兵即當遣還今二十年矣土兵之練何在秦兵未遣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又以防秋至豈土兵皆不可用乎宜倣唐土兵之制隨地

訓息以備戰守。毋徒調型為也章下所司

秋七月大學士陳以勤致仕

先是以勤疏陳六事上言臣因頃來多病乞骸骨歸但夙以潜邸舊臣恩遇至重不忍苟去願披忠獻議以補衮闕敢條為六事一曰慎陞擢二曰酌久任三曰懲贓吏四曰廣用人五曰練民兵六曰重農穀疏入上嘉納之因四疏乞致仕上溫旨慰留而請辭益力上察其誠懇不得已許之加太子太師給驛傳夫廩如故事復賜勑奬令其子編修陳于陛送父還鄉

八月浙江湖州府山崩成湖

因部釋戶科給事中李已于獄為民刑科給事中舒化

等請釋李巳及內犯張恩等分別各罪重輕行罰旨令
釋巳爲民恩等繫獄如故始法司疑恩結有內援欲借
以脫巳及巳獨釋衆始翕然謂上仁明獨斷左右不得
與也　北安門直宿校負一屍棄門外兵馬指揮李承
芳疑有奸使收訊之辭連內臣李陽春陽春乃先奏死
者以生人入禁故令扶出而承芳酷刑逼拷誣執非辜
上遂釋校而罪承芳給事中舒化請下法司不聽
九月詔追治錦衣衛都督陸炳罪籍其家
御史張守約追論炳結納嚴世蕃竊弄威權播惡流毒
宜剖棺戮屍逮治其子繹姪緒家人陸佐籍其家旨令
姑削其官追奪誥命子姪俱革職爲民家產贓物如數

竊入

虜酋黃台吉等入寇〇黃河決

虜酋黃台吉等犯遼東大勝堡總兵王治王及叅將郎得功死之　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而坡反爲河時漕政太弛漕艘五月入淮八月入閘十月守凍故河水橫決漕艘逆流漂損至八百艘溺死漕卒千餘人失米二十二萬六千六百餘石

大學士高拱請別論方士王金等罪

拱言金等自有當誅之罪不當以先帝殞於非命不得正其終者罪之上命多官試實以聞刑部尚書葛守禮乃會多官鞫于承天門外盡反金等獄詞吏科給事中

趙奮因上言法司爲天下持平昔則一主於入而不思爲先帝之地今則一主於出而曾不恤後世之議陛下何賴哉宜更將金等直擬若以金等爲從又孰爲首必以陶仲文爲首今已死矣疏入報聞、

十月虜酋俺荅孫把漢那吉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把漢那吉酋婦之所鍾愛以郤于俺酋遂挾其妻闌入邊崇古留之邊吏譁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荅郎急之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若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而黄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耆谷

蠡秩罷塞外其與黃台吉媾則兩利而俱存之弗媾則
以師助之外以悼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因上其
議廷臣譁然以爲不可監察御史葉夢熊乃上疏言把
漢那吉之降邊臣不宜遽納朝廷不宜授以官爵將致
結佹結禍上怒其妄言撓亂命降二級外補
詔考察科道官○都察院掌院事大學士趙貞吉致仕
貞吉言頃因御史葉夢熊奏論邊事上干聖怒薄示降
罰足以懲戒矣今因此一人波及諸臣遂令科道考察
則將來言路壅塞士氣消沮願收回成命疏入上報已
有旨了及會察日貞吉與高拱去留異議不合吏科給
事中韓楫劾奏貞吉貞吉求去遂令致仕說者謂貞吉

雄才直節志在國家而激昂任氣遂致不令云

十一月金星晝見三日○進禮部尚書殷士儋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

十二月浙江礦盜作亂時處州礦徒從昌化突入寧國池州沿江剽掠江南騷然○以潘晟爲禮部尚書張守直爲戸部尚書劉自強爲刑部尚書○加王崇古少保兵部尚書賜蟒衣白金世襲錦衣千戸諸臣遷賞有差

虜酋俺荅執我叛叛衆來獻誅之時把漢那吉留於我酋婦恐我戕其孫日夜沸脣俺酋亦日夜悔且念乃以款來而擁十萬衆壓境總督王崇古因諭以存恤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嚙臂

盟世服屬無貳奚有於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如約而諸酋亦貪漢財物願市俺荅於是執我叛人趙全等來獻崇古受獻遣使送歸那吉上命奏告郊廟獻俘正法以虜款功增賜崇古爵秩

辛未五年春正月己丑京師大風揚塵四塞

給事中宜東光請肅朝儀時未奉旨而舉朝訕笑以為迂東光憤懣遂發狂疾

二月百官謁見皇太子於文華左門

先是大學士李春芳上言東宮未出閣時閣臣宜以朔望次日行謁見禮不惟臣等獲遂瞻仰之私而東宮亦可閑習禮儀養成儲德上許之至是文武群臣及天下

舉觀官謁見於文華左門

御史汪文輝疏陳治體四事隨外補僉事

文輝疏言官一觀望當戒二紛更當戒三苛刻當戒四護短當戒末言大臣意見稍殊嫌隙遂起觀望者潛察低昂窺所向而攻所忌勢既成則亦隨更叛服態變于俄頃朝暮依評更于月旦或鄉黨故舊意氣激成致傷國體論人不先大節乃指其已往揣其將來陰私之影響言詞之疑似形諸章奏彼此相訴人已兩失總之在其攻者勿用希旨之人夫希旨之人果可終信而不吾叛乎安知不冀同伐異陰設機械以中傷善類乎况宰相不以抹特爲賢當以格心爲本格心之要在去讒

遠佞使賢者得行其志願陛下慎選言官申勅大臣以消朋比之私回淳厚之俗。時高拱執政小人昔附徐階者皆反面獄訟下石於階故文輝特言之奏入不十日外補僉事以去言雖不用識者韙之

會試天下舉人命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呂調陽爲考試官取鄧以讚等四百人○陞太監陳洪弟鄰爲錦衣千戶掌鎮撫司事科臣劾之不聽○議開膠萊河

初嘉靖中山東副使王獻請循元人海運遺跡于膠萊開闢河渠一道由淮安清河清江浦歷新閘海倉口以達天津道里甚近徑度不過千六百里又可以避海洋

之險業已從其議開鑿將畢會獻去官遂罷其役至是
戶科給事中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獻遺
策開膠萊新河復河運以濟餉運上以事體重大遣工
科給事中胡檟往視之河道都御史萬恭乃上言黃河
自西而東淮自南而北會於淸河口東南入海夏秋海
潮既盛河復騰湧河不得入海逆流入淮淮不能敵故
河水道流而泥沙一擁遂成澱淤既淤則必衝決土而
決之矣今惟疏其下流捍其決口水將自順毋煩多謀
以滋勞費時因議開膠河恭行令山東郡邑試之云中
有河道亦可漸濬而浮沙百里旋開旋塞其頑石粗礦
不可鑿者五十里有奇徒勞費無成奚容更議既而檟

勘視還亦以為不便事遂寢

詔議北虜封貢

上御文華殿日講大學士李春芳而奏北虜封貢事宜具言外示羈縻內修守備之意上曰卿等既議允當其即行之先是諸司條陳與王崇古議互有異同上以為未當令部臣更議至是兵部尚書郭乾請如崇古議

辛巳日暈有珥白虹亘天左右戢氣俱蒼白色○詔起吏部尚書楊博禮部尚書高儀○封虜酋俺答為順義王

時俺答款塞廷議封貢已決乃封俺酋為順義王諸虜皆解辮受封比為屬國而俺酋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五千十萬騎強盛恥與俺答會盟上谷諸節帥務以餌中

之物其欲于是利漢財物從俺荅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有差老酋益驕時有所挾以要財貨無筭老酋死其子故誑為中國所鴆索賂乃已而少子湍五大者狎驁叵測盡有其父鐵騎時時近塞為患將帥竭力啖之歷不以聞

夏四月浙江杭州府栗樹生桃○戊午京師大雨雹○五月中極殿大學士李春芳致仕

時春芳位居高拱上與拱不合言者峻擊不休乃五上疏乞罷許之

六月辛卯朔京師地震者三○乙卯雷震圜丘廣利門鴟吻碎之○秋七月命陝西織造羊絨

陝西織造羊絨計三萬二千二百四十匹計價七十五萬兩巡按御史乞寢之不聽

詔令學倉驛遞官得選本省

高拱上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非有民社之責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憫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為便乞視此為例從之

八月俺荅上表稱貢賜大紅蟒衣黃台吉把都那吉等賞賚有差

宣大總督王崇古疏陳北虜互市事竣馬市無擾加太

子太保及總副叅遊金幣有差。俺荅既入貢，邊防大弛，軍餉皆入帥府，以啗虜間，以遺京貴近，邊卒餒瘠，無復生理，而板升生齒日蕃，強梗無賴，識者憂之。

工部尚書朱衡疏議漕河

上言：國家初制，漕運悉資泉流。自景泰以後，由黃河入運，奪漕為河，由是河身寖廣，淤沙歲積，不得不藉黃河以行，故今徐邳之漕河，即黃河也。往時河趨濟博，則決曹單魚沛，而沽頭上下諸閘盡廢；後趨邳遷，則決野鷄岡口，下亳泗，而徐呂二洪頓涸。今沛邑新河既成，縱決曹魚，可保無恙，而茶城以南猶屬黃河，非盡斥遠之，無以善後。乞將議者開泇口之説，下諸臣熟計。報可。

九月兵部尚書郭乾致仕。以譚綸為兵部尚書。○給事中宋良佐議復遮洋總。

良佐上言國初運粮。率因元故。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始罷。然遮洋一總。猶寓存羊之意。至嘉靖末。科臣胡應嘉欲市恩桑梓諸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遺意無復有存焉者。今河變頻仍。運道屢梗。宜將遮洋一總盡行議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運遺意。如該總隸北衛。兌北糧者。令由天津入洋抵薊州。隸南諸衛。兌南粮者。令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傳訪國初並海諸衛所舊制。使列障連屯。彼此相望。即河渠少梗。而彼塞此通。亦思患預防之策也。部議言遮洋一總。先時從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

欲涉海運餉事難造次乞先復遮洋一總而以良佐所

上事宜下曹司詳議以聞

詔以故禮部尚書薛瑄從祀孔子廟庭○十月河道潘季

馴請重盜決河防之罪

季馴疏言每歲河決之由河流衝射居十之四而居民

盜決則十之六皆以法輕易犯故也按問刑條例有故

決盜決河防之律在河南山東者俱問發充軍而南直

隸徐邳一帶罪止于徒請自今以後徐邳上下為河流

所經行處凡有貪水利避水患盜決故決者一如河南

山東例俱發充軍仍增入條例中議下刑部尚書劉自

強覆請從之

十一月大學士殷士儋致仕○庚午天鼓鳴○上有事于南郊禮科給事中蔡汝賢疏請攝養聖躬汝賢言近因長至尊駕竊窺聖容微減於前夫皇上一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今微陽初生正宜遏欲養靜之時願于宮中澄心滌慮進御有常毋令溺志遊觀有度毋令移情惟省覽典謨訓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疏上報聞

十二月詔行皇太子冠禮

上諭禮部言皇太子明春講讀先行冠禮擇日具儀以聞

壬申六年。春正月。戶部尚書張守直致仕。以王國光為戶
部尚書。○刑部尚書劉自強致仕。以王之誥為刑部尚書。
○敘遼左功。加都督總兵李成梁太子太保。高拱加柱國
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加太子太師。俱廕子世襲錦衣千
戶。殷士儋加少保。及在籍輔臣趙貞吉。俱廕子中書舍人
○命錄顏氏裔孫嗣慎襲五經博士。
二月。皇太子冠。
上御皇極殿。文武群臣入賀。仍賀皇太子于文華左門。
召起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加太子太師掌兵
部事。○遣內臣督織于蘇杭。
命遣內臣督織造言官力諫不聽。工部言蘇杭兵荒久

困不可再擾即遣內臣必擇忠謹安靜者以往上可之

命擇要者以進且務安靜毋擾民

閏二月上御皇極門疾作還宮

御史蕭㵾上言册典屢行宮掖太盛神氣太勞以致聖

躬不安乞節欲以延壽命不報

癸酉赤風揚塵蔽天○安慶江卒作亂巡撫張佳胤平之

先是以安慶府為江防要地設守備武臣督兵卒以備

江盜後武弁多令僕夫冒餉更自為盜往往白晝殺人

掠其財于是以城卒與江卒更番巡警江卒不得逞嘗

懐忿恨及懐寧尉巡城撲其怠者則江卒遂奮臂起以

挺擊尉指揮馬負圖因誅之曰擊尉法當死焉大逆或

免乎乃誘張承祖調屯軍張志學發器械討江亭百千人歃血盟于旗纛祠與守備楊過春共綜尉及部卒攻郡未得入巡撫張佳胤至遂誘執諸武备而誅其渠魁亂乃平佳胤因請設兵備于池州府上言應天徽寧池太安廣德地跨崇山大江盜賊淵藪舊以徽隸金衢道安隸九江道遠如鄰賊流劫徽池而浙兵不救安慶江亭作亂而該道阻隔太平軍民呼譟入府而僅以和解焉有地方四千里而無一官以鈐束之者乞於池州設兵備而罷二道之遥制者為便報可

三月皇太子出閣講學○山東左布政王宗沐議復海運宗沐聞給事中宋良佐議乃力主海運之說于是遷撫

督漕運副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因上疏言國有漕運猶人身有血脈血脈通則人身康漕運通則國計足我朝運河幾百六十年疏通無滯今玆黃河泛溢數患漂流故科臣議復海運而縉紳之慮猥云風波夫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然其利害則有辨矣古云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衆水所委渺茫無山可趨避厓及近南水淺則蛟龍穴居故元人海運多警者起自太倉嘉定而北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玆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蛟龍有往來而無窟穴又其池高多山石舟至登萊因其曠達以取其速又且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當今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此者然此猶

舉時宜而言者語全勢則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都燕尊勢三曰目前急勢夫風波係天數臣豈能料其必無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惟聖明採擇因條陳海運七事部議如宗沭言詔允行之

詔謫尚寶司丞劉奮庸外補

時奮庸條上五事言皇上即位以來六年矣海內非不乂安而災沴未息外夷非不威順而伏機可慮朝政若飭而權柄漸移仕路若清而宿蠹如昔精神意氣漸不逮初臣藩邸舊臣胡忍緘默謹條為五事以聞一曰保安聖躬言乞凝神定慮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樂而輕百年之慮毋以有限之體而當衆欲之攻則聖德日清

而聖壽益永二曰總攬大權言先帝英明果斷恩威莫測臣下斂手莫敢弄權令政府之所擬議百司之所奉行人才之用舍國是之更張果出于宸斷乎協于公論乎即輔導東宮乃閣臣之職而敢圖身便朝廷名器本礪世之具而敢以市恩先帝之世孰敢為此乞大奮乾綱循覩萬化則上下莫測其機而政柄不至偏重三曰慎乃儉德言歲費有經入不酬出今內府取銀已數十萬求珍寶作鰲山鏤金雕玉國計日虜所宜痛戒四曰留心章奏言諸臣章奏或關君德或言朝政或評人品或酌時事皆以効忠匪有求挾乞當理者必庸任直者姑恕以來忠益五曰起用忠直言即位以來或以勤政

諫或以節用諫或以進賢退不肖諫非承望風旨而攻擊以洩憤非迎合權要而薦拔以樹恩皆本于忠直乃遭斥逐乞嘉其批鱗速用以盡其才疏上外補請知興國州

大學士高拱乞罷不許

侍給事中曹大埜論劾拱大不忠十事言前者聖體違和大小群工寢食不寧獨拱言笑自若且過姻家飲酒作樂不忠一也東宮出閣講讀當日侍左右乃欲三八日叩頭而出是不以事陛下者事東宮不忠二也自拱復用即以復仇為事昔人直言拱罪如岑用賓數十人一切降黜不忠三也自拱掌吏部副使曹金以子女親

三臣之後僅再見云

上崩於乾清宮壽三十六○六月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年十齡詔以明年為萬曆元年○上大行皇帝尊謚曰契天明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謹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履正志和曰莊

秋七月加上孝懿皇后李氏尊謚曰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儷天襄聖莊皇后○加上皇后陳氏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李氏曰慈聖皇太后○九月葬昭陵孝懿莊皇后祔葬

上時年方十齡主少國疑中人皆思攘臂以弄威福而張居正深中多智恥居二高之下思所以傾之陰與司禮太監馮保結為死生交以圖高而高乃慷慨直諒以

學士徐階受先帝顧命所謂元老也拱以私恨多方害之必欲置之死地不忠十也請如先帝處嵩故事特賜罷黜上責大埜妄言命外調拱乞罷上慰留之時已不聽拱去而尚書楊博等連章乞留識者以為諂云

夏四月浙江黑眚見

時杭州府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輪目光掣電冰雹隨之屋瓦皆震林中烏雀擊死無筭

詔進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參贊機務○

詔復胡宗憲原官賜卹典

時給事中劉伯爕上言故三邊總督曾銑浙直總督胡宗憲皆立功之臣竟以罪死臣甚惜之銑恢復河套任

家起擢至刑部侍郎給事中韓楫以親愛門生起擢省右通政不忠四也科道朝廷耳目拱乃蔽塞言路戒諭不許言大臣過失不忠五也科道多拱心腹凡拱罪惡隱諱不言知有拱而不知有陛下不忠六也昔嚴嵩止總閣事今拱兼掌吏部用舍予奪皆在掌握權重于嵩專權放恣不忠七也昔嚴嵩止子世蕃貪財納賄今拱親開賄賂之門受副使董文寀金六百而參政河南受侍郎張四維金八百而取侍東宮贓跡大露不忠八也沈鍊劾嵩謫發保安楊順路楷誣鍊殺之人人切齒乃受楷千金強辨脫楷不忠九也給事中吳時來昔在先朝抗疏論嵩所謂忠臣也拱以私恨借一小事黜之大

三櫃四舖設一老人統率。晝夜巡視。三議定期。言五月
十五日上隄。九月十五日下隄。願携妻子居住者聽。疏
入得旨允行。

龍目井化為酒〇上不豫召輔臣入受顧命

二十五日巳酉上疾大漸

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拱等疾
趨至宮。上倚坐御榻中宮及皇貴妃咸在御榻邊。東宮
立于左。拱等跪御榻下。命宣顧命曰。朕嗣祖宗大統。方
今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
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功在
社稷。萬世不泯。拱等咸痛哭叩首而出。蓋自孝廟顧託

率過勇而謀或疎宗憲依憑權勢靡費軍餉與夫殺戮過慘不能無罪然當倭奴憑陵之際卒以計擒首惡海波遂寧此其功罪亦當相準既蒙賜廕而宗憲未獲昭雪則何以為邊臣之勸宜加少恤錄乃詔復宗憲官仍賜論祭

五月工部尚書朱衡疏陳漕議言防河如防虜守堤如守邊河南累被河患大為堤防今幸有數十年之安以防守嚴而備禦素也徐邳為糧運正道既多方以築之宜多方以守之因條上三議一議夫役言自徐州至小河口新築堤三百七十里設防守夫三千七百名二議舖舍言三里建一舖一舖計屋

天下為己任。恩宮府遼絕。詭秘莫測。昌言于朝曰。老臣謬膺托孤之命。社稷宗廟事重。不敢不竭股肱之力。今而後。凡內降命教府部章奏。皆公聽並觀。博諮詳議。遇有傳奉中旨。所司按法覆奏。而折衷于老臣。以從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之義。中人側目矣。而拱策馮保。內握機務。交關兩宮。專恣不可卒制。乃與二次輔謀去保。以清宮禁。居正陰泄于保。令善為計。保遂矯中旨以去拱。六月一日昧爽。傳制皇后懿旨。皇貴妃令旨。皇帝聖旨。曰。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御榻前。吾母子三人受遺命。東宮冲年。賴三先生竭忠輔佐。以安社稷。今大學士高拱攬權擅政。朝廷威福。輒欲自專。不徵。[illegible]

有旨上固測其意欲何為吾母子驚懼不安高拱令以
少師中極殿大學士即日出京同籍其諸大臣受國厚
恩務竭忠報主不得附阿權臣蔑視幼君自今各宜洗
心滌慮毋蹈此轍于是緹騎兵番踉蹌追逐一夕遁行
槖裝奪攘無遺大臣去國蓋未聞狼籍至此者
高儀遺言曰天運一周事多符合正德初劉健謝遷與
李東陽謀去劉瑾而東陽泄其謀于是劉謝去而李獨
留今高拱與儀及居正謀去馮保而居正泄于保于是
二高去而張擅國從拱皆河南人遷儀皆浙人李張皆
湖廣人事之奇合如此
文大論曰高拱當尚華之時居保衛之位開誠布公周

防由慮不阿私黨不顧私家卽古之社稷臣何以加焉不幸比之匪人反面旋噬狼狽出走資斧盡喪亦足悲矣而張居正以擅政見宗視高拱什倍其修拱死而人爲御冤居正死而人思剚肉則忠邪之辨何嘗不明而禍福之幾亦安有爽忒哉然拱天姿剛愎持論多偏足已而不稽于衆任氣而不折于理抱朴忠而專攻恃偏才以蓋人易所謂亢龍有悔殆謂是乎

謹按史臣曰先時法令嚴且百官兢兢上乃寬仁大度黜不經之祀罷無用之作黜非義之征絕無名之獻至如制節謹度好生戒殺嘗食驢腸而止及卽位問以問左右左右請詔光祿常供上曰若爾則光祿必日殺一

驅以充內膳吾不忍也歲時游娛行幸許光祿供膳必
先期以請候上旨焉豈約上嘗裁取歲約若戚有光祿
費以巨萬計其恭儉如此言事之官雖震怒欲責讓後
嘗釋遣之留心邊事喜形于色營廬大漠之表義來
王哨峒憑林之學倪頸就縛郎史稱鳴鏑清潤北
関未足以喻其烈也至若守祖宗之法無紛更約
煩先儲貳之教爲久安長治之計皆獨斷于宸衷雖
國未久規模弘遠矣